漢書門 類
四二八二 號
二五 函
八 架
六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四二八二 號
六 冊
二七五 函
五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282
冊數	6 (4)	
函號	275	4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
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
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
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
○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
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
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
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

新刻魏狀元手著春秋意説卷之六

通州　魏藻德　著
蕭山　來集之　叅
雲間　夏允彝　較
潭陽　楊居寀　梓

文公

公即位

經于內君嗣位必酌夫中以示法焉　重傳首至無君一段自古通喪以下是抽出攝行號論綴是一意○夫国君嗣世定于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蓋以改元定位之初則一年二君非以明大義改元喪畢之後則曠年無君非以係人心酌其得禮之中莫如逾年之春必于此而告廟也必于此

而臨群臣也雖在衰絰之中而有大臣攝行之礼則始終之義不失臣民之
心咸帰矣斯聖人垂法意與

錫命

經于王室寵内特訊其失正焉 非正在來字上見初見繼朝獻功皆是往受
非來錫也○夫錫命大礼有定名亦有定物稽諸詩書所稱可指已今文方即
位喪制未畢既非朝見之會又非獻功之由乃天朝之使有捧綸音而往者
此何礼哉故筆其來錫以訊其非正云

城濮　踐土　即位　錫命　上下俱係經文王

覲王室之加有功而知寵内之非正矣 旧上合作正當從傳為是但須說得斷前見踐土之錫命有下勞之非正
因其敵王所氣則非無名矣今文方繼世何功何加而王但之錫胡為乎來哉斷當主此

踐土　齊命聘

經于錫臣之典兩即事以明其義焉 上晉文受彤弓之錫下賓命辭彤弓之賦俱于彤弓為兆不可作弓寧只明其
義如此然不成題姑備之

晉侯伐衛

嗣伯因討貳而勤王尊獎之義著矣 借城杞傳尊獎王室句発揮夫襄之劍文而與也旨无親昵之可念乃伐衛未辛而覲王先馬從且居之謀脩溫地之朝此一役也周室其有賴矣戚田之取邪子之識豈非義旃之武哉

得臣如京

即内臣之脩王礼慢可知矣 王南季傳錫命方加而使卿序命慢亦甚矣

衛人伐晉

即與國之祀伯而見用人之失矣 上叙孔達傳見衛成用人謀国之失

伐衛　伐晉　上聽且居下聽孔達

經兩紀兵有得于服人者有忝于友已者

會戚

經于内臣會伯深示謹礼之意焉

彭衙敗
經書與國之應敵以其非王事也　處巳二字極重有罪無罪二段皆是處巳
之道告天子方伯屬無罪一边纔重不戰以王事立說以紲收繇意亦要發
揮○夫強衆相淩國所時有非我犯自致之徴則人以不義見加故有無罪引
慝不名為屈辨論赴告不名為懦要在處巳不戰斯稱王者事耳晉之於秦
能自責乎能理而論之乎能鳴其情于天子方伯以俟敵之自却乎三者不
自處而快心一擊何為也夫惟且居不將而後三師之耻可釋若待秦之自
戢爭何時息焉惟狼瞫不馳而後拘原之辱可雪若待秦之自悔怨何時遂
焉甚矣其昧王事也故書晉及以此
鄭人伐衛　伐北鄙　彭衙　召陵侵
歷覌處巳之善者丸嗣伯應敵之失矣
鄭人伐衛　伐北鄙　彭衙

而覌處巳之善者嗣伯應敵之失見矣
屈完来　圍鄭　同圍齊　下比昜襄十六年豹如晉同
歷覌應敵之道皆合于王事者也
屈完来　伐北鄙　下比昜文十七年會扈或會鄭同
經以王事望天下兩予應敵之善者焉　以有罪無罪分以彭衙起繳
鄭人伐衛　衛人伐齊　同上戊子福建出塲中多誤認
敗殺　彭衙
經原強國逞忿而專責世伯之應敵焉　倒本比為是
彭衙　晉侯伐秦
經重王事有責夫應敵者有予夫不報者　上下俱以王事為主
作主
望國奉先失于慢春秋特謹焉此是練主重發謹徵忌○夫文之作主喻十

五月而後棄慢而不敬甚矣卒之四不視朔三不會盟其皆原于此乎故書
以謹之

䖍父盟

内君因抗而見辱經諱之以存禮焉　抗䖍正是辱宜混講為是○夫君尊臣
卑冠履之辨常不爽于亳厘而主憂臣辱爽墻之思每不遠于咫尺乃今晉
也一舉使父䖍其抗公居其辱則天下之大分將至于倒置而君父之危且
困者且莫之省憂也聖人之心有不勝其恫者故諱不書公若微者與事然
往返不錄若未嘗如晉然所以抑䖍父而為君隠也庶分正而礼亦存矣

及䖍父盟　公如晉盟三文　公至自至四文

内君事伯有榮辱經隠顕以示意焉　下比晉侯攺盟而享公典上相反对作

盟垂隴

郕伯臣之與好因見專命者之罪焉　此題無明彼今单主曹殺大夫傳一意為要諸說紛〻不必從

不雨至秋七月

經于内君遇天変而推其無意於民焉　二意字要發揮憂樂碎講倶就不修
政事說○夫三時不雨民之憂甚矣而公之心未嘗以為憂也八月既雨民
之樂甚矣而公之心未嘗以為樂也故歴時總書又不書八月雨盖推其意
不在民耳

大事躋僖公

春秋重尊尊特譏望國之逆祀焉　只重兄弟不先君臣勿以父子並看○攷
魯躋僖公議起于夏父事成于臧孫而我公聽焉彼固以為得明順之祀矣
不知僖雖兄嘗為閔之臣以臣而居上大倫不既拂乎閔雖弟嘗為僖之君
以君而居下常經不既紊乎順于大小而上下之間則逆明于聖賢而尊卑
之辨則暗非礼甚矣故直書以譏之

大事太廟　有事太廟

春秋正祀典而志夫合礼者焉　文之行祫祭于秋也附毁主合群公凡自伯禽而下者莫不預其列焉此三年一祫而合礼之重者也豈可以逆祀而畫廢之宣之祫禘祭于夏也遷四廟出列祖惟典太祖而五者得以歆其祀焉此歳時一祫而合礼之常者也豈可以薄臣而畫非之

如楚乞師　躋僖公

即借援舉祀之逆大夫之失於仁知昭矣　上見文仲下展禽為不仁豈徒廢六關妾織蒲已哉下見文仲縱逆祀為不知豈獨作虛器祀爰居已哉

四國伐秦

經于伯兵遺怨深貶其力爭焉　此題以報復為案以力爭為斷重常情可已上發揮啓患意未帶之〇夫王者之事惟務脩德而天下懐安不然者力爭一勝而悔禍焉亦情之常也晉之於秦拘原辱矣拜賜飢矣此何論王事即常情亦可已者茲復下甲而裂秦封何為哉吾聞耀德者兵猶弗觀况屡勝而又甚之也覿文者武猶弗競况可已而益滛之也向使失利殺函之邀或旅功彭衙之禦則其報秦者又當何如耶卒致濟河焚舟之師亦其宜矣故特稱人以貶之

取殽　彭衙　伐秦　伐晉

伯國遺兵而啓患競力之罪著矣　照傳二串從下大畧同單

敗殽　彭衙　四國伐秦

伯國再勝而復逞競力之尤者也

彭衙　伐秦

經責伯國始昧王事而終遂常情也

四國伐秦　秦人伐晉

伯國力爭而啓釁春秋之所貶也　主傳串下為是舊主合勿從

納幣

經譏喪國之圖婚原其志也　惟志衰故居約重志喪上禮樂二句倣此〇夫

娶雖在三年之外而圖婚在三年之中則今日雖未娶而志已存乎娶矣是
不能忘哀而房居約也豈礼所得為者乎故書以示譏焉
長摶　礼聘　舍如晉叔向
春秋三紀事各重志以與之也　總起分三段末繳納幣俱重志上発
蔡丘　礼聘
春秋両予夫識礼樂者論其志也
知礼易服　蔡丘下拜陞受　國歸父聘自知勞至于贈賄礼成而加之以敏　郤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
知省　甯俞聘不荅彤弓湛露之章　長摶知齊相僖公辭魯君之稽首　士匄聘承彤弓之賦而起承命之思　韓
起聘觀易象春秋而識周礼之在魯　叔弓如晉辭郊勞莫致館　黃父子太叔明天經地義之說称五常百行之原
公如晉文下拜菁莪之賦　公如晉昭女叔齊論昭公而識礼之本末
知樂易服　九國救鄭鍾儀樂操土音不忘本也　叔豹如晉不拜四夏文王之樂而拜鹿鳴四牡之歌　蕭
魚觀絳辭金石之樂而規君脩德　午伐鄭師曠歌南風而知楚師之無功　礼聘季札觀齊晉鄭衛之歌契虞夏商周之舞

知喪易服　蔡季歸請諡　歸父奔袒括髮即位哭　舍如晉大夫欵見新君叔向辭以哀絰
伐沈沈潰
經紀伯兵討貳特平詞以示義焉　其事無足褒貶但從服于楚句着出義擧
措誅暴禁亂說權措用師言○夫兵者聖人不得已而權用之故天下以權
行正而出于誅討也者則從而褒之天下借權行私而出于報復也者則從
而貶之乃今之伐沈果義兵乎抑忿兵乎夫沈以服楚致武固非不救善也
安得謂伐之為是然諸侯以服楚執言亦非腥毗故也安得謂伐之為非盖
非盖出于正而亦未離乎正也春秋一從實錄而無褒貶者以此
齊伐衛　侵曹伐衛　伐沈沈潰
両援事以律伯兵示用師之道也　以上二股講起倒本股此斷伐衛在有命說則伐沈非義亦從無命講或易伐鄭圍
新說則從安集人民請看搭題何如耳
沈潰　救江

春秋兩示用兵而道與法見矣

伐沈　滅陸渾

經紀討貳正防之兵晉平詞以示義焉　上比于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 下與闢土服遠以圖強伯則異矣

伐沈　伐鮮虞

春秋平詞紀事有示用師之道者有示用兵之忌者

鄭人伐衛報滑之亂　齊人伐衛奉命討類

經兩紀兵脩怨仗義之得失見矣

秦人伐晉

經于強國用兵深責其逞忿焉　舊以濟河取郊分貼貪忿但玩逞其忿而後悔句還重逞忿為是始末之瞖効並提入講就用悔過到講末方用改過為是〇夫當春秋時諸侯之知德者鮮矣以曲㣧聖如穆惕逾邁如穆吾意其出尋常萬萬者奈何忿不知戢而誓言之後復黷焚津之武也河舟之焚濟懷必報之志發尸之封不勝擾吊之思不將與誓言相背馳哉卒至東兵發滛西師不出始克踐其言焉亦晚矣故稱人以僅書之

入滑　敗殽　彭衙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勿以岩終並提只如傳流水敘去先將知過提起次帶彭衙次以本比為主只重忿

經原遠人知過而責其吝于改焉

入滑　敗殽　彭衙　秦人伐晉　上作以不報帶滑在後

經于賢侯貳過原事以責之也

入滑　敗殽　彭衙

遠人始失于貪兵後以忿而貳過也　舊主對作但敘殽比似无着落不如一聯敘作將入滑先講次及敗殽見悔過知過天下方賢司月之政矣然後御歸彭衙奈何以忿而復失之耻似此甚為渾融高明者正之

入滑　彭衙

經以脩德望賢伯深責其貪忿焉

秦人伐晉　札聘
春秋貴脩賢者于昧德過中者均貶也
彭衙　秦人伐晉
春秋紀兵以王事責伯主而以王德責賢君也　息爭遠怨王事也　徵愆塞欲王德也
秦人伐晉　納捷菑
春秋紀事有責改過之吝者有善徙義之勇者　上下俱有勿貶
如晉及晉侯盟至自晉
經詳內君之盟伯以其無可諱也　此詳與處父盟公在楚將俱司匹照然究左傳與無禮于公請改盟則主夏文諱改
照尤功專
伐楚救江
經譏伯救以救之道非也　討罪合兵務並提重在合秦申數句總是合諸侯
以豁其大慾之罪不待撤四境云云極可玩見楚屯守尺以自衛一晉不能
守楚也○夫楚以逆闘蕭晉不救為晉者齊等大衆守要言之慼慼公然用
陳利兵而勢言楚將心攝氣奪解江去矣乃啻子之变不斂一詞若齊若秦
罣弗用焉豈爲用處父之孤軍為也夫在我無聲援之勢在楚無反顧之心
其伐不足為楚之禍福其救何以係江之存亡而大慾元兇且恣行無忌矣
卒之息公一過方城遽返何以繼桓文而稱盟主哉故書以云云
伐鄭盟貫伐楚召陵　圍宋侵曹伐衛城濮　圍江救江
觀二伯用兵之法而伯臣之恤患非矣　桓文出並起　對本作同
伐鄭盟貫伐楚召陵　圍宋侵曹伐衛城濮
二伯之用兵皆以法勝者也　重在人曷嘗上　以救江起緣
召陵　城濮　書救　偪陽
春秋迭紀伯事用兵主將之稍見矣
召陵　城濮　宋楚平　表夷

春秋迭紀伯事用兵謀国之道見矣

救江　吴伐我

經两紀兵用兵謀国之失見矣

救江　召陵侵

春秋紀兵有孤軍昧于法者有全師覆于利者　两邊俱有相文

救江　救陳

經紀恤患有示用兵之法者有示用兵之意者

救江　荀吴伐鮮虞

春秋两示用兵有見其法者有見其意者

逆婦姜

經譏内外婚禮之失重正始也　二邊俱就喪礼上說重發正始意○文公當喪圖婚是不知敬其伉儷違礼而行耳其子之不免于弒也固宜齊人忘喪成婚是不知鑒微知著冒禮而往耳其女之不允于魯也亦宜

滅江

經予小國見覆深予其得正焉　與滅黄同以晋不能救提起

晋侯伐秦

經以王事善遠人即無譏于伯可覩也　須將晋襄不足罪形出秦穆不報之善其不報即指今日閉關上說○夫襄自殽函以来一逞于狄再逞于許又再逞于魯侯彼其力争久矣今日之報官効蓋常情哉何幸穆也邑仍其圍國仍其伐而西關之甲不復與校焉是即重经在晋益見令德之在秦而戢一忿以從新直能勵風雷之盐惟競力在襄愈彰謐行之在穆而釋怨以補過庶幾有日月之更回視秦誓不克既無愧哉故不譏晋侯所以深善秦伯云

敗殽　敗箕　伐許　彭衙　父盟　四國伐　秦伐　晋伐

經詳三國之事深善賢君之改過也　此題照傳鋪叙歸重善秦上勿以秦晋兩分見晋三敗秦師而穆報之則貶而

稱人秦僅取官郊而褒又報之乃得稱爵者何嘻褒何人也而可以責秦者責之哉彼自敗殽以来敗狄伐許而爭魯繼之今日之伐盖力爭之常態哉

何幸撈也以下同単

敗殽　彭衙　四國伐秦　秦人伐　晋侯伐去四國伐即伐晋傳題

春秋不槩以王事責伯國彰改過者之善也主劉秦同上

敗殽　敗狄　伐許　覅父盟　晋侯伐秦

經原伯國不足責而善遠人可知矣舊主晋上不必說秦看来倒善秦同単為是

敗殽　秦人伐晋　晋侯伐秦

經原遠人悔過復貳而終善其能改焉舊主敗殽提起下两分愚意照傳一串做下歸重本此為是

敗殽　敗箕　伐許　覅父盟

歷観伯國之尚力而知其不足責矣

敗箕　伐許

伯主之尚力干挫夷虐小見焉

秦人伐晋　晋侯伐秦

經以王事望賢君始善之倫而終善之深也俱主秦説

敗殽　晋侯伐秦

遠人始知悔而終能改其賢彰矣

盟柯　捷菑

經以王事風天下特嘉釋怨而大改過匠

晋侯伐秦　秦伐晋

經有不貶與深貶皆以顯改過者之善也

晋侯伐秦　楚人侵鄭

經両托詞有善改過者有善反正者

秦人伐晋　晋侯伐秦　以盖来　歸盖

春秋予遠人之終能改過顯望國之卒能遷善

甯俞聘

外臣脩好而志尊王其知禮見矣 重尊王上一賦露彼則曰湛湛露斯朝正則然而敢聘之際若何而當此大典再賦彤弓彼則曰彤弓菰失獻功則然而未价之懽若何而受此大貺故其不辭也使若歌于天朝非為已而作者然庶可以免于君之咎其不荅也使若肄于魯庭非為已而設者然庶可以逭無上之誅

歸賵 用致夫人

經重嫡妾之分兩譏望國之越禮焉

歸含賵

望國瀆禮亂倫經畧詞以示謹焉 重一天字發揮○夫以僭嫡之成風而加以含賵之大禮是以天命加于天討豈克若天者哉故不稱天云云

考宮 獻羽 致夫人 歸含賵

經原大禮之始疑而終譏夫無別者焉

糾聘 仍叔聘 家父聘 含賵

春秋紀王禮始尊青夫相繼再貶夫君也

滅六

即外夷之覆小而見憑夏之漸矣 主蔑貉傳見為窺宋之階大亡問東夷之即文仲哀庭堅之亡

射姑奔

即外臣去國見伯主濔言之非矣 須見借晉襄以垂戒意○射姑懟父而比走狄則以中軍罷將父故之以也夫以私忿而尸人于朝姑之逆甚矣第民衆不悅不可使將此處父忠君愛國之言也襄何遽漏而不少慎耶投以必怨之言開以必報之隙卒使諫臣僨首于進規亂臣逃死于搆難襄不慎言其禍如此烈哉

執恭仲 姑奔 河曲 下比易晉奔同盾迎雍襄夫人知之

歷觀不密之害而知言之當慎矣

閏月不告猶朝廟

經紀皇國廢禮特致意于幸存者焉　書月不書朔畧提在頭歸重幸其不已
上見聖人惓惓愛礼之心要旨非是勿從○閏必告朔示有君也朔必朝廟
示有親也其不可廢均已乃文于閏月不告而行朝廟之禮焉夫其不告也
吾固惜數十世相沿之禮頓壊于一旦其猶朝也吾尤幸數百年未泯之禮
猶寄于一朝故自文而言則不告于閏月者或告于他朔固恃此朝禮存也
自後人而言則不告于一時者或告于後日亦頼此朝禮在也特書猶朝亦
寓禮存羊意歟

閏月不告月

内君怠禮于閏月春秋明其不可廢焉

令狐

春秋紀兵而重責夫伯愼置君也　秦晉均責提起即倒歸廢立不愼斷罪不
謝秦即是志戰係逆雍以後事其原由于始之不愼故也廢立俱就靈公上
説要見毋戒意二書法總收○故令狐之役秦不顧紀順之嫌而犯是納晉
不脩謝過之禮而秦是蚤其罪均矣乃兵端所由起則廢立之不愼實尸之
也將夷皐以太子嗣位責宫盾以上卿身都國柄倘長君無求奚至訓卒秣
馬而起壓陰之謀哉奈何盾也彈冠興廢靈之議則雍迎而先蔑遣登壇畫
置靈之謀則雍拒而秦師敗今日立長明日立嫡若奕之不定然晉何不鑒
于治亂存亡之故而輕擧若是哉故均以人稱而不書晉及其貶晉深矣

經紀使臣之去國爲置君者戒也　須從蔑奔上發出置君不愼意見御使秦之篤旋爲奔秦之繇則盾之置君眞若奕棋之不定矣或坐罪先蔑未妥

先蔑奔

盟扈

春秋紀信而强臣怠主皆譏焉　盾强盟由廢置在手公後至由廢緩積習玩
政治句似不専指後至須必推開即盾之强亦是因盟而見○夫北面事人

者功高而不伐位極而不驕故恭順著而下無亢臣宣子內専廢置舉威福
而馳騁之甚矣奈何又強為此盟也夫以三揖微臣敢班五等之列其強橫
何如古有赤舄几几者盾盖有愧云經不名以此南面君人者朝脩而晝考
夕省而夜儆故勵精至而上無惰君文公事多廢緩舉政令而屑越之過矣
奈何既約而後至也夫壇坫已掃方見車駕之臨其怠弛何如古有危惧慄
慄者公盖不逮云經不序以此
令狐　盟扈　加不告月分作同單
矣夫內専而外抗強可知矣　勿分須一串滚作為佳
徐伐莒　中國無伯而徐伐莒狄之或作徐演搭股故
救滋盟　莒請盟故教往滋道小国許之搭此
衡雍　盟暴
詳夷夏之盟謹其辨也　重戎雜處上發揮非謹其盟也以盟暴為主後將
盟盾此斷帶㑹要見經世意○夫戎文数弗加職方弗載其不齒中國尚矣
雒邑何地而可雜處耶此雒置之要荒猶有烽火之虞奈何使偪近京畿而
決我大限雒𨺚之亭廬猶有戎馬之震奈何使接軫聯轍而潰我大防故壬
午之盟以盾乙酉之會以戎其族類當明也衡雍盟以中國于暴盟以外夷
其內外當別也故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謹之者其必以諸夏
為庭戸四夷為藩籬而深屋辛有之憂焉斯聖人經世意乎
衡雍
春秋正中國之信將以示辨也　只在盟中国上名書㑹揮為是戎主與要謹礼未安
戎伐九伯以　衡雍盟暴
春秋紓十貯紀而獨謹華夷之辨焉　上此主紀紓句搭出倒作為是
故如京奔莒
經紀內使縱欲之戒嚴矣　重再戒上作

司城奔

外臣之不能官由任官者之失也　重任官上斷罪司城不能官入中挑譜○夫國有司城任至重也苟得其人則輔君庇身均賴之矣乃昭公不能選衆舉賢一失于子卬再失于意諸而睢陽守土之臣且為曲阜羈旅之使矣帥甸之禍又誰懟哉故特以官舉而任官者戒矣

求金

春秋不與相臣擅命重謹權也　當喪未君正是謹通喪意只重謹權以示後世上作○夫頃王當喪諒陰未舉乃求金之使有涉曲阜而馳者此豈獨通喪之當謹哉蓋總已以聽冢宰之職然有托以號令諸其事不可訓也居攝以行國柄相之任然有藉以行私者其禍不可長也故不稱使謹權之意深矣

夫人如齊至

春秋致謹于小君誠重之也　明小君之重正見不可使其不安重微漸上為擇○夫人內承宗祀與君敵體一國之母儀係焉厥惟重矣文公無正家之法致嫡庶寵外比而為奸庶子奪嫡將萌而不悟出姜之不安于魯有由然矣經特書至以示防微杜漸之意云

逆婦　姜氏至

經紀小君之歸有誅其意者有防其微者

及晉箕鄭父

經于伯國用刑深惡權臣之私焉　專私只宜混講不必分貼忠恕從未滅意指二人照論文中要帶書法只收稍及○鄭父之及以先克之故父寧蒯焉夫以二三執政而擅尸人於朝即置之法其何說之辭顧此三人豈無可未減者而盾皆殺之不過以偏黨之私擅威福之柄耳豈存心忠恕而為討賊之公刑哉故特書及而盾之罪見矣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經原伯臣專政深罪其議刑之偏焉
令狐　盟扈　及箕鄭父
楚伐鄭遂會救鄭
經紀外㬥深著制外者之失焉　楚經提起舊主防禦平分看來須串講重看啓患列卿只帶說須將縱患在前啓患在後順傳行文為是○夫楚聽范山之計舉狼淵之師憑夏之罪著矣顧中國所以晏然無虞者惟晉是賴使晉防于未然則我心不生榮陽安堵亦何俟于救而致有不恪之征哉奈何晉之失于制楚也門庭已警藩垣莫前纓冠之謂何而所以有今日之警者則政刑不飭而桑土之計疎也鄭境已危遷延莫進褰裳之謂何而所以有今日之危者則內治不脩而衣袽之戒弛也卒致三臣見貶豈獨諸卿之罪晉無遠猷鄭患宜其至矣故書救而稱人所以懲不恪實以罪不預云
伐鄭
外夷舉憑夏之兵春秋特貶之焉
救鄭　加盟扈同只見晉主夏盟
春秋紀伯救而重罪夫啓之者焉　重啓患上大意已具全題
椒聘
春秋原世以進脩禮重絕人也　重世類上因他類本善故因事進之須本聖心忠恕說來以君臣點講此典荆聘傳頗畧彼重㬥義上世類意稍輕傳中嚴于立法是黜他僭王非叛則徵其不恪須辨之○夫赫赫楚國而祝融肇基之美哉火功明德遠矣顧其後裔潛名君子誠不忍麾之中國外者詎意有今日之聘哉其君授圭而遣曰不穀凉德尚徼福于魯君其臣致命而求曰遠方下臣幸同好于執事跡其玉帛相通宛若中國之揖讓者然斯不亦先代遺風耶故書爵書名而稱使蓋本忠恕以進之云
荆敗　荆聘　椒聘　加盟蔑會晉只將內中国外四夷問起

經待遠人而終進之世足嘉也　上二股只此事問起倒本股同単或一頭両脚或両分俱未妥

剤敗　椒聘

春秋嚴待變夷而終以恕進焉　舊主嚴于立法一段開作但玩傳還是抑揚重恕以宅心上須滚作為妙上加秋伐邢下

加荊元聘主黜筭于夷進同于夏分作

荊聘　椒聘

春秋兩絶變夷脩禮而終進之于夏也　總叔起中一聯混作大畧同単舊主両分不惟失傳意且易雷同

椒聘　會戚

春秋恕待變夷両因慕義而進焉　舊以脩禮慕義作眼但玩本傳向慕中国句俱作慕義為融

敗蔡　椒聘　伐鄭　札聘

春秋不終絶夫變夷宅心之恕見矣　倒重二聘上舊主分作非是

石門　伐凡伯　椒聘　加荊聘同

春秋酌待遠人宅心之恕見矣

荊聘　椒聘　入夷儀　衎歸

經本忠恕待人有進善以漸者有絶惡以漸者

歸檖

即遠人之禮妄毋而見子道之當明焉　僖公平日尊崇故秦人有子孩其禮以緻慮僭乱行而子道失矣

歸賵　歸檖

觀上下之禮妄毋而見夫道子道之失焉

秦伐晋

即強國報怨為甚悖而見報者善可知矣　諸説不一看来只于秦不當報内顯出晋能悔過上作晋悔過指皆殽尸霊為是不必牽扯不戰意須體傳或者乎字口氣方為妙手○秦之報晋大都起逆雍云夫使雍為當立而晋拒之則刎首之舋實為必報之仇矣顧長君一言即彼其日月之更何如而秦反以重怨加之則閧晋人致寇之由者實反正之所致也其善或可考而知乎

嫡嗣一立彼其為風雷之蓋者何如而秦反以狄道施之則詰晋人被兵之故者實悔過之所招也其美或可想而見乎秦以狄書予晋之意可睹矣

令狐　秦伐晋

經原伯國之反正特貶強國以示予焉　令狐此只作原麥仍于貶秦六顯出吾善同单為是諸說未妥

秦伐晋　楚侵鄭宣三

春秋兩予反正皆托重貶以見焉

女栗

經紀上下講信直罪其潰分焉　主鷄澤傳公與蘇子交罪女栗之胥相盟也果何人斯一為卿士吾以惇信明義責之蘇子一為侯服吾以尊主奉法責之我公奈何上之替也則登壇而聯五等之藩屏矣下之陵也則抉載而揖三命之王害夫潰分之罪豈待書同而後見哉

厥貉

經紀駐兵而著謀夏棄夏者之罪焉　上重心字在師無所指下重志字在四境無虞儁主謀夏附夷作眼但傳未有棄諸夏句今以棄夏易附夷見聖人皆為中夏計更妙○夫天地間惟夏甸其中環而荒居者無謀而外入聚而甸甸者無棄而内出斯中夏之防嚴而國有寧宇也厥貉之役楚與蔡何為者哉夫江六之滅識者悲之乃夷德無厭藏禍心以窺宋穆其有席捲之思乎向非華御之計而宋幾為戎馬之場矣故未書伐而書次者以此三國之從識者原之乃蔡國無虞并矢心以從楚莊其有下喬之念乎卒有新城之歃而蔡竟無車駕之臨矣故削三國而書蔡者以此

滅江　滅六　伐鄭　侵宋　厥貉　伐麇

經于謀夏棄夏者各原事以示貶焉　同单

滅江　滅六　伐鄭　厥貉　伐麇

經原外夷謀夏特詞以著罪焉　只主楚一邉

伐楚次陘　厥貉伐麇

經于内外駐師必原情而予奪焉

伐鄭遂救　狄侵宋　厥貉

春秋獨悪與國從夷論其志也　舊主怨三國罪蔡分甚謬今只主罪蔡

楚子伐麇

經悪外夷之謀憂志其移師以見焉　須從伐麇上寫出謀宋意楚之伐麇移厥貉之師也豈劳師涉遠直為一麇乎哉盖湻田既阻其謀逃會適逢其隙防渚之敗繼次而洩忿者也錫允之入代宋而受禍者也故伐麇不足為楚罪而造意于伐麇之始者深可為經世之憂矣故書伐于次止之下云云

承筐

經紀大夫之專會謹禮意也　只主無妻傳一意

敗鹹

經紀挫狄而正其名經世意也　重正名上正狄之名者使人有所考而知制禦全是聖人經世之意要知胡氏議論因左氏以為長狄生来宜就此發揮

○鄋瞞来伐得臣一鼓而敗之説者以為長狄也而經止書狄何哉盖語横亂者特出于一人其類未必盡爾也安得以富父之捷遂改防風相延之號譚過軾者特由于偶出其裔未必盡然也安得以子駒之勝遂昜漆姓相傳之稱經斯世者因名以考其地因地以餙其防庶知狄之非長而制禦之方預矣斯聖人書狄之意哉

追戎徐州　伐山戎孤竹　及姜戎瓜州　陸渾戎華洛　赤狄侵潞州　白狄伐西河　大鹵小後

春秋屢正戎狄之名皆經世慮也　總叙以戎狄分重正名意

潞西　敗鹹　隨易他股皆同

春秋两正戎狄之名示人考也

術聘

經畧雜夷之脩禮其意微矣　主礼聘傳秦介戎狄云云然須識聖人謹防意方得此題肯綮盖以中国之類浸淫于夷俗而不自覺則其礼既殊其心必異此識微者之所當謹也語秦之仁義不如魯衛之懸突着廻秦之始封非若諸姬中夏之區也凌遅至于康公詐力是崇

典礼殆盡矧今之末且將悍然執兵與世伯從事邉鄙故雖散器之陳安知無窺覬之計端節之致安知無不執之思聖人畧以名紀經世慮深矣

河曲

春秋均搆兵之罪尤甚夫理曲者焉　搆兵提起重秦曲斷罪秦曲全在晉已服上見晉不奉詞令指河曲說末須帶之近說泥兩書人謂不奉詞令即晉不謝秦指令狐說似太拘○河曲交綏大都起令狐之役云夫雍非君也秦胡然而納秦非寇也晉胡然而不謝二國均人宜矣乃秦罪則尤甚焉先是北徵之師晉實開關謝過豈其不可訓定而剪闕我羈馬蕩搖我瑕邑果奚為者故以秦之挾壁祈戰較之固壘而不脩詞者其咎孰重以秦之掩軍輕肆視之薄河而不引咎者其罪孰浮經不書晉及其輕重之權衡乎

令狐　秦伐晉　河曲

經原二國交兵尤罪夫理曲者焉　令狐比入在搆兵均敗内以伐晉講晉服罪倒歸秦曲上作大畧同此

令狐　河曲

春秋兩均二國之罪而皆權其重者焉

秦伐晉　河曲

經原伯國服罪特甚夫理曲者焉　一串講下重本比作

世室屋壞

即內廟之毀而見不恭之罪矣

大事大廟　世室壞　武宮

經紀內廟因所祀而異其稱焉　只就廟制上發不必斷罪周公夾輔肇曲阜之封魯公啓宇膺元子之建群公次及延奕世之祚

公如晉會沓公還會棐公至

經詳內君之出入志其安也　主公在楚傳反照見晉伯許成文子為相出入无危意夫以世伯為援已可无虞矧相之者又為公室之輔則雖跋履往來猶在國之服豫而已以夫臣為相已可无恐況主之者又為宗盟之伯則雖越境踰時猶在魯之雍容而已即歲首在晉何煩紀載哉

同盟新城

經紀諸侯協于從伯明尊王之義也　此題要發聖人存周之心楚僭王便是無周惟諸侯從晉則楚外而周可存行事不相遠亦要剔要知晉與諸侯未必能尊周全自聖人意思上發揮○自荊楚僭王于是不有周矣頤其不遽代周而王者非惧周惧有晉也非獨惧晉惧有衆諸侯也今七國咸矢心而從盟焉則晉得其與者楚失其助也改步改玉之思何所憑而逞楚失其助者周成其尊也江漢朝宗之義尚可翼而存矣不然以彼行事未遠亦奚必予奪其間哉故書同盟而君臣之義謹矣

厥貉　新城

春秋予奪諸侯之從違一尊王之心也　總叙總發意如单不必拘上以厥貉新城分股盖傳末一段總承予奪而發放也

楚伐鄭　厥貉　河曲　新城

春秋予奪予内外而行事不計也　將行事閒起下仍總發同单

伐麋　新城

經于憑夏棄晏者皆即事以著罪焉　以楚蔡对作皆以厥貉为案重在事以驗其志上發揮

新城　辰陵

經予從伯而恕從夷為大分大倫計也

厥貉新城　會貎取鄟

經于從夷崇惡者皆即事以驗之也

新城　雞澤

而觀諸侯協盟謀外之得失見矣

星孛北斗

經紀天象之異示感應之理也

納捷菑弗克

外臣納小之不遂從義之善見矣　從義只重長幼一邊以臣置君意渾融串
講要發非力弗克意二書法總收○夫貜且捷菑長幼之分較然矣盾以三
揖欲擅而棄之豈義所敢出哉何幸盾之聞言而悟也夫擅晉之強豈不足
遂一念之私第長君有人吾安淂以私亂之況德色廢置以自市恩臣道謂
何雖可必克弗為也挾盾之勢豈不足遂一念之欲[illegible]長吾安淂以
欲奪之況恣意操縱以自樹威臣禮謂何可雖必克弗屑也盾其有秉墉之
義哉故書弗克而稱人庶從義之美彰而置君之罪掩矣

觀魚　歸益　下易晉侯伐秦同

春秋於內君譏文過而美改過焉

盟幽　納捷菑

觀經譏詞而貶內善外之意異焉

納捷菑　子哀奔

春秋于外臣而從義存道皆予焉　秦誓列百篇之末易曰秉墉弗克微子居三仁之首易曰見幾而作

納捷菑　歸益

春秋譏善外臣之改過顯予內君之遷善

納捷菑　宋公伐邾

經于納君存國者皆隱惡而揚善焉

伐鄭　侵西鄙

春秋討罪有累及乎上者有誅止其身者　弒傳題備查

子哀奔

經于外臣去國特書其存道焉　子哀異姓之臣未受卿命原是可去而昭公
無道危亡之幾已見故道當愛身則愛身即所以存道或以見幾存道分看
大謬○夫宋昭嗣位國事日非哀于斯時苟身都貴戚而去之情則何忍或
位列鈞衡而去之責則誰尸乃今哀也一介疎遠服在下寮是故避睢陽以

孤往托曲阜而盤桓爵祿不入其心肥遯以堅其志彼其清脩高節且與抱
器歸周者爭列矣故書字以貴之

司城奔　子哀奔

經于外臣去国有識失職者有貴存道者　司城乃守土之官义无可去　封人非貴戚之卿道所當存

執単伯

大國以私辱内臣經特著其罪焉　以私意執単伯雖是商人亦見齊人黨惡
處己字指単伯自己之罪言○夫斉君舍魯甥也商人弑之悖矣頓弑其君
而忌君所出之國忌夫魯而辱魯徃使之臣此固商人敢于為悪而齊人之
黨悪者不具見哉故不稱行人以罪之

執子姬

經于大國辱君母而深嚴治黨之法焉　執母須本弑君說来罪斉人黨悪要
發懷私意○夫舍為君嗣姬為君母使當弑舍時有伸討賊之法者彼商人
且殘執不免况敢為君母之辱哉惟其懷私恵而忘大倫君弑不討毋執不
問是斉國有不赦之罪矣故書斉人以治其黨云

華孫盟

逆嗣之不可世經因專行示禁焉　重在逆賊之後不可世上看是督者功臣
雖世官何妨此在前世已然委政字重看專行意根上串講○夫司馬之官
非淑秩也兵柄之司非備員也此惟賢士功臣方可世授之柄華孫何人督
之後也自諸侯一立奕世相延迨昭公時乃有謬言承命假禮亜旅擅私交
而不忌者乃知宋之世督專行之禍媒也耦之專行華督之餘教也假令擇
功賢而委以政豈其流弊至此故書華孫又不稱使俾為故國者毋世臣若
華孫云

華孫盟　戰褰一

經于内外世官皆致其譏焉　上類非夫者胄非功臣以逆賊後而世官者也　下任之非夫德之非能以父兄故而世官者也

須有分別

書救　會奔

両観世官之宜皆其先有可録者也　總起分作繳帰華孫

季子帰　行父如斉　執曹　會奔上　破同

華孫盟　曹會奔

世官之得失于斉悪済美見焉

賢者易股　取郜鼎哀伯乃僖伯之子　舍至豹子　嬰斉如晋叔肸子

功臣易股　晋侯伐衛先且居乃先軫之子　令狐新城盟扈盾乃趙衰之子　鄢陵士燮乃士会子

會穅武乃香之裔　盈奔盈乃技之後

単伯至

春秋謹礼以尊王于字命卿見焉　謹礼自聖人書法上説與存臣子之礼一般尊命正以謹礼一串説但単伯因執而帰要見命臣非斉所能辱方得旨

○夫単伯何人問其爵則大宗伯儐几筵而錫之者也頒秩自王惟王能操縦之矣問其禄則大司徒胙茅土而分之者也食釆自王惟王能栄辱之矣故商人之威能加于伯而赫々綸音宛然在也对揚之思安可以俘帰而少替斉国之誣能施于伯而桓桓寵光今猶烈也粛将之念安可以見縶而少衰故書字以尊之而臣禮謹矣

逆王姫　會伐宋　如斉　単伯至

春秋屡字命卿尊王之意至矣　總叙渾作同単

単伯至　意如至　舍至

春秋屡紀大夫返国獨尊夫有命者焉　照単作以下二比相形于後

単伯至　舎至

春秋両紀内臣返国尊々賓々之意寓焉　主合為是不得從傳

郤缺入蔡

即與國被伯討附夷之罪著矣　新城不與卒致晉伐而盟城下

行父如晉　下告方伯搭此

諸侯盟扈

經以討罪望諸侯而槩致其責焉　晉與諸侯魯公本是俱罪但不宜大分三叚只輕叙過渾斷為佳書法只是不序便了○夫以驟施之商人而乗孤危之舍其惡極矣維時晉為方伯諸侯同盟而魯則鄰壤俾能同心討之則罪人得而天常植矣乃八國以賂逸賊而魯竟不往其謂之何貪一時之賄利以隳三綱廿一巳之晏安而弛九伐之典從往不往其罪均矣向非邴歜閻職之謀則申池之游無恙竹中之變不生其不胥中國而夷狄者幾何故不序而等于夷衆罪咸見矣

敗蔡 楚文　荆伐鄭 子元　盟扈

春秋以夷例諸侯惟利于縱惡也　上二比只辨書法例下同單

盟扈　會扈

春秋嚴于討罪而譏夫縱惡者焉　一討商人一討宋鮑書法皆不序

歸叔姬

大國自絶夫君毋黨惡之罪彰矣

侵西鄙入郛

經紀大國肆暴原罪于縱惡者焉　諸侯受賄不討故商人无忌如此

陽穀弗及盟

即講信之無成内君衮分之罪著矣　公使大夫盟諸侯故斉弗及盟

四不視朔

即内君之怠政放心之失見矣　告廟屬事神視政屬治民雖如此分屬宜連講為是放心意要重發此時公本有疾但自是以後無疾亦不視故不言疾

○夫天子班朔諸侯奉之每月告廟而朝政布焉其心至兢兢也乃今月朔

四易祖廟不告何為哉宴安之念勝警惕之意微以故月事不勝煩時政不
勝厭而眉越夫典章鬼神不相格百姓不相通而怠棄乎政事有以矣故不
言疾以着其放心之失云

四不視朔　如晋有疾

經譏内君怠政而不同夫殺恥之詞焉

毀泉臺　加築臺倒　作同單

經于内君之毀役原心而謹之也

滅庸

外夷覆叛以靖國經特滅其罪焉　舊主庸取滅楚善謀分股肴未渾融串請
為長○方楚餓而庸叛岌岌乎舍阪高之徙無策矣乃楚臣蔿賈定計伐庸
而遂滅之君子曰天災流行何國蔑有而幸弱如庸不亡何待楚是時亦幸
有蔿賈之謀也夫七遇皆北若過于詐然百濮之禍誰實深之矧振廩同食
惟社稷之故以也較之佼焉思啓不佯矣二隊分進若過于暴然三宿之因誰
則使之矧乘驛會師實固圉之圖也視之無故凌人有間矣卒之群蠻受盟
北門以啓未嘗不嘆聚退之旅實自生厲階而離居走邑之料竟符左券矣
不然世未有犯大不祥不反中其身者夕豈有自救其亡不暇而暇恤人之
亡哉故列三國而楚不稱師以滅楚罪者以此

楚人伐鄭　九文

滅庸

即外夷馮憑夏覆小用謀之得失見矣　范山謀而師狼淵　蔿賈謀而師臨品

滅庸　州来

經重遷國而著内外用謀之得失焉　蔿賈以徙阪高为非而楚並從之　子駟以遷于呉为非而蔡昭棄之

滅庸　父陳

經于外夷有原情而恕覆国者有明義而畧取国者　蔿賈申叔時

孔父　仇牧　荀息　司城　子哀

經畧大夫之徇難以忠智而失也

孔父　仇牧　荀息　子哀

詳觀忠智之臣而徇難者非矣　以蕩意諸為主分配上下

伐宋

春秋重討賊深貶列卿之失職焉　失職句最重見有負立卿之意天字亦要
發〇鮑以逆聞辠實不赦列卿居天位任天職方宜聲罪致討以稱代天之
責矣奈何不詰徃田之故不究賜室之由而卒成其亂焉無亦聲勢相倚而
為是褻天乎權柄相資而為是逆天乎其失職甚矣故稱人以貶之

敗鄧　伐沈　と潰　如此題隨處可易不該偹載

春秋兩紀將兵之義所以辨貴賤也　加本服倒作

會邑

春秋畧釋賊之好明大義也　重君臣之義上受賂意文中亦要點〇夫君臣
之義亘古不磨耶雖無道分非可刃也列卿不討循望諸侯請討爰寧義旅
直抵睢陽則不道如鮑不至嗣宋而代之矣傾乃貪賂不討群而為此會焉
是鮑専有夫人之內主又頼諸侯之外援也匡八可誘以厚施列辟又可啗
以重賄也君臣之義所存幾何故不序以貶之云

伐宋　會邑

經紀兵好而交著君臣之廢義焉

遂得臣如齊

春秋並紀內使而見造逆者之罪矣　二人並書欵啓問者見事情專重仲遂
上斷罪〇諸侯立卿為公室輔遂乃私敬嬴之嬖肆奪嫡之謀無何惡視之
禍過市之慘皆今日之造端矣故使价並書以著其罪

遂乞師　并文仲為介　敗鹹　侯叔夏鹹為副　遂得臣如　戦簺

經紀使將有常例尤兩變文以示義焉　重下二比一罪其迸一罪其專

經 遂乞師 敗鹹 上易舍如晉係子服田 价下易大棘係樂文羊副

紀使將有常體重其任也

會向 三卿伐莒

春秋變例以紀使將失體專兵之罪見矣

葵丘 即位

經酌嗣君之稱而重恩卹情之道寓矣 在喪稱子 踰年稱君

夫人歸

覩君母之無歎而衆罪具矣 傳首三句提起歸重于遂敬嬴 宣公上斷罪收不倂財書法

新刻魏狀元手著春秋意說卷之七

通州 魏藻德 著
蕭山 來集之 叅
雲間 夏允彝 較
潭陽 楊居寀 梓

宣

即位

內君嗣位之逆經誅意以著罪焉 壹一意字斷罪○夫宣公受位于逆賊之手縱賊于既立之後則是有欲弒之心而與賊同情矣故如其意而書即位以罪之

文即位 宣即位

内君嗣位有順逆春秋同詞以示義焉

四國伐鄭　制鄭伐宋　救邢　遂救許　即位　即位　去二即位以美惡大小分

春秋異詞以別美惡復有不嫌于同者焉

盟幽　葵丘　葵丘　鷄澤　平丘　平丘

經遂褒貶伯事其詞之同異可考矣　此遂舊主褒詞異貶詞異而分屬常不然夫盟幽葵丘均一美也而美之大小分焉安得一槩視之鷄澤平丘均一惡也而惡之大小辨焉安得一例寄之然以盟幽之成伯較鷄澤之畏外一美一惡之小不分自别矣以葵丘之明禁較平丘之矜威一美一惡之大不亦自明矣故分美惡而言則于美之大小者書同再言以異其褒于惡之大小者書同再言以異其貶合美惡而言則于美惡之小者不嫌皆書同于美惡之大者不嫌皆再言一書法間而聖訓精矣

盟幽　救邢　遂救許　葵丘

伯事之美有大小經褒之異其詞焉

入鄭　城邢　齊人伐鄭　晉人宋人伐鄭

伯事有美惡經紀之不嫌于同焉　上同稱師　下同稱人

遂逆女

望國越禮圖婚經原罪于逆謀者焉　舊董廢礼斷罪然廢禮由于齊遂之逆謀重罪逆謀為是〇夫喪制大典也魯又秉禮之邦也奈何預藉婚媾之好以成篡奪之私潜懐不軌之圖以廢喪礼之重彼敬嬴仲遂其罪不具見哉

遂納幣　遂逆女

两觀望國圖婚之亟起于意嚮謀也

婦姜至

經貶夫人越禮尤著姜毋用事之罪焉　穆姜與有罪意甚輕只提起重敬嬴断罪〇夫喪未朞而来逆夫人當以禮自防可也而輕從之則夫人與有罪矣故不稱氏貶之也乃敬嬴之當國用事尤可鑒焉世道可戒夫人可也而藉襄仲之私援成風之故當喪而納婦焉是欲為姑之亟矣命不踰閑之訓

其未聞乎哉故稱婦姜以顯之而罪自見矣

逆婦姜　婦姜至

而觀望國圖婚國君妾母之罪著矣

行父如齊

以内卿而奉使誤于謀國者也　重不能討斷罪而不能討即在納賂請會上

見傳末一段謂其謀國如此故雖有賢行而無其名不是以其賢備責之焉

行不可與職任並提○夫行父國之上卿也屋極之寄將父是賴謂宜歷沐

浴之請伸汚瀦之辟奈何臨淄之使與遂接迹焉是為宣公書篡國之謀者

遂也為宣公建保國之策者父也彼其勤勞恭儉幾與晏嬰等埒而卒湮沒

不稱有以哉

如齊　平州　濟西　夾谷　歸田　加如齊如晉只見相三君同上　舊主對作見重傳誠講為是見晏子所夫佐景公而名益顯行父雖勤儉附仲遂而名不

賢臣之愧于顯君以其濟惡也　戮不然焉不食粟即殆有不掩之風也妾不衣帛即狐裘不縣之意也何仲尼施當世而父執湮沒不稱哉

如齊　平州　濟西　舊主一頭兩脚正弹講同单為是納賂請會一串勿分蓋父之如齊乃為請會也然必有前賂之納而

大夫之濟惡此事可知矣　請会之謀始遂平州之會以賂故也然觀于濟西之取而納賂之實自彰

行父如陳　文　行父如齊　宣　平州　濟西　行父如晉　成

内卿失于濟惡雖歷相無稱也　依傳不然口氣發揮

季子歸　行父如齊

春秋重靖難特褒貶夫内臣焉　中分後稍重行父不能承先上

行父如齊　侵崇

經于忠智之臣皆罪其謀國之誤焉　相先私積忠也奈何与仲遂同謀解先遺策智也奈何与趙穿同志

放甲父

伯國專刑出于私春秋戒之也　舊主專私二小意固非近主專刑提起重私

上亦未安愚意專私融串在中為奺〇夫國家三尺法非可輕用也上稟天
子之命下出君公之意而二三執政無敢以私而專行之者玆甲父之放倘
詰偏師獨出之故究軍門借呼之因具罪狀而聽之天子即晋君無能私庇
而肯敢肆胸臆于其間哉奈何其始也既命之而餙辜其既也又刑之而餙
怒其有庇也擅縱以為福其無援也輙操以為威卒之挑囹及簞狐筆上侵
之禍不較著哉

敗貨　河曲　甲父

伯國命討遠于正而私刑尤足戒也　須将專意從重私 上作若同上恐太混

敗貨　甲父

伯國之專命討皆遠于正者也　上以用命先言賞罰臣甲父皆臣 子也命討勿太開中分串下為奺

河曲　甲父

經原伯國用刑深罪其私焉　倒作同前 重私上

放甲父　趙鞅歸

經于伯國毋縱皆罪其私焉

甲父　侵崇

經紀專刑專兵而皆誅伯臣之志焉　重志上回形于 此又見于此

會平州

望國講好固位經變文以治其黨焉　重定位上斷齊黨惡春秋以来數句甚
重須殺〇夫弑君篡國者每藉列會以免討則是平州未會之先宣為逆賊
者倚平州既會之後宣與列侯者伍齊惠黨惡之罪可勝誅哉

平州　盟戚　執曹　曹伯歸

經罪大國黨內即列會不討者徵焉　重平州上作覌負芻以列会擴口則列 會之閑縱惡非小者而齊乃會平州以
黨宣是負芻先見于我魯 而會戚乃平州之濫觴耳

遂如孫

經紀強臣逆謀之終為專權者戒也　重成惡上發揮內外交結是總論文中
須重外結為是要見垂戒意〇夫遂之濟惡始于並使之日成于拜成之年
則子赤之冤自是莫伸魯嘗之逆自是莫討良由敬嬴內主而海岱之強藩
且為之羽翼故得以終其惡而成其謀也後之君人者戒諸
遂得臣如齊 始謀　行父如齊 告立　遂逆女　行父如齊 納賂請会　遂如齊 拜成
詳觀內臣交外始終成惡之罪見矣　專主仲遂得臣行父帶說
遂得臣如齊　遂如齊
觀內臣逆謀之始終其罪著矣　始終作謀
遂得臣如　遂如齊　取濟西　歸濟
經于內臣外君皆著其成惡之罪焉
取濟西
大國利于黨惡經明義以著罪焉　平州只是黨惡此則重罪其貪盟主鄰國
意亦要發揮〇夫齊魯鄰國有先後聞之義况齊乃盟主餘業尚克修
其職者今乃取其田而成其惡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謂大義何盖不特無
取于鄰國而盟主之業亦墜矣故書取以罪之
平州　濟西
大國列會而取邑黨惡之罪彰矣　列會貪利是一串事中小分前後無講此題有主納賂請会者但黨惡係二傳正斷
俱主罪齊為是
高子盟　取田　加春王正月平州同
經原大國先業特罪其利于黨惡焉　主倒作為是
侵陳宋
貳國附夷以凌夏經貶其非義焉　重在不能討宋上見其附楚凌夏大非兼
晉本意亟字指侵陳又侵宋言〇夫鄭以釋宋之故絶晉而去則當時義所
得為者有臣晉覇耳楚非所當從也有去宋罪耳陳非所當虐也奈何無罪

之陳附楚以侵之有罪之宋因陳以及之其何以矯晉之逸罰而正宋之蚩

刑哉甚矣鄭之不義也故人鄭而復書侵者以此

伐宋　會邑　侵陳宋

貳國棄伯而失于後更經正之以義焉

伐宋　會邑　侵陳宋　救陳　棐林伐

貳國昧所擇而致伯兵經以義正焉　重鄭不義上下 / 二比渾講在內

侵陳宋　棐林伐

貳國兵舉于非義即伯討益見也　此上題去救陳股全旨有此題出 / 消亦新以棐林功于正鄭罪耳

救陳　棐林伐

即伯兵而舉于義昧義者之罪見矣　須重罪鄭 / 切作予晉

救陳　棐林伐　圍彭城　吹鄭

春秋始予伯兵以明大防繼予伯兵以正大分

盾救

春秋筆削伯救見救不可槩施也　舊主兩分因是乎爰愚細玩傳文還重救陳為精削救一段因上說書救未有不善若何救宋又削不錄蓋因宋之有罪故不得槩施之耳是抽出辨論足上善救之意須渾融串講高明者正之

○夫陳宋被侵盾也救之乃經之筆削異焉豈陳患當拯宋人獨可傾覆而莫省憂耶意自誅討外聖人之美救未始不惓惓矣彼無辜之陳豈負罪之宋比哉吾知均一侵也在陳為橫見侵迫在宋則為當仲之刑故均一救也在陳為救患分災在宋則為不衷之亢同室可以纓冠而帥甸之逆即開户而非過門庭所當利禦而賂免之賊雖左次而何嫌聖人一筆一削無非重救意耳厥訓精哉

伐宋　會邑　侵陳宋　救陳　加棐林即 / 侵宋附題

春秋于伯救必原事而致筆削焉　題股既多須 / 兩[illegible]

侵陳宋　盾救陳

經原伯兵之利禦將筆以示褒焉

伐宋　會扈　救陳

春秋深貶縱惡削救之意可推矣　蜀刻削宋為是

棐林伐鄭

春秋謹禮以紀兵尤著伯義之美焉　舊呈對作虛實不倫且兩截為題若遇二意即主對摘此經義拘方之弊也傳上段須細玩曰君為重指諸侯非盾敢抗曰大夫與師體敵只書大夫書師皆得也今不可書盾又不可師將並書故以敵體者書之耳此與會扈稍異勿執彼泥此下段只美其合義勿羨此功〇夫諸侯千乘主也盾三揖臣也以諸侯會盾則赫赫君公盾與並之聖人以為與其臣疑于君而名分莫正寧寧師重于將而敵体稍偏一稱師間謹礼之意昭矣然此而後伐寇詞也此何者其美哉蓋以鄭附楚則不容奚辨幸晉也問外比之故詰內侵之由雖解揚虜而泗上無功而使天下知夏不可棄夷不可厭者賴是伐不少矣故書會伐以著其美云

會褒　盾救　棐林伐　加公伐鄭單帥師同

春秋紀兵同詞以正防嚴詞以謹禮　題脈既多須兩分

晉侯伐衛　𠓗父救　棐林伐　加盾救同

春秋紀兵有常例特示謹禮之意焉　主君為重二句搭出姑自齊謂上段須知棐林非另是一例以盾所宜乃是大夫帥師而諸侯会之既不得師將並書從于処父敵体之例又不可獨書名氏疑于晉侯君將之稱故不稱盾而稱師蓋与其臣疑于君而大分喻寧使師重于將而大礼正矣

晉侯伐衛　𠓗父救江　隨易脈皆同

經辨君與大夫之將重尊君也　總起中分後須渾下發重君之意方合傳旨

會褒　棐林伐

春秋同詞紀兵以美惡之自明也　美惡俱自伐上見勿下會上討意義

侵崇

伯臣求成非道逆心見矣　穿盾勿並提玩傳重在責穿當國者云云乃將來一驗耳照傳口氣用之求成非道作事逆講起須推原逆心斷罪○攻崇奐秦宇下晉之尋師于崇謂可致秦救而取成耳夫天下容有委身事人親其與以藉為地者未有反讐其與以激之者也容有効其情實凱人憐以幸無辱者未有故挑可惡而中之者也果孰為首事而屑此設計乎良由穿有趙穿者上卿盾之族子也內有造逆發難之意而且以操權陰圖于中是蹤不軌之胥矣中有取民有衆之念而聊以求成陽飾于外是犯無將之戒矣不然豈穿迂謀誤國而多算如盾者亦漫無可否何哉

救江　侵崇

兵有攻所必救者施之求成則悖矣　二役皆攻所必救但以救患則是以求成則非穿非潸于此第為逆心所使耳

倒傳為是或互合似失傳意不可從

救江　入陳

兩于合義之兵將為赫義者律也　此題從侵崇與齊伐二傳合来上比諸侯楚以救江異矣下与陳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文法相同欒書伐鄭傳亦有但文法稍異主此為當

侵崇　欒書伐鄭

春秋所罪有以逆心成大者有以利心從夷者　二傳俱有救江總起總收中分若出救江一頭兩脚

晉宋伐鄭

經于伯主用兵深罪其黨惡焉　重在黨宋上斷罪曰以燕伐燕曰何以伐人總是即伐鄭以見其黨宋之罪也若在伐鄭上講則失傳意○夫帥甸之逆雖巳免討然論王法則其罪猶在也今乃與之合兵伐鄭則是弑君之賊不惟可以免一時之討且可以徼從兵之惠賄賂之彰不惟可以固位于本國而且可肆暴于鄰邦晉之黨惡如此其何以伐人哉二書法總倒

會扈　伐鄭　加伐宋同再加救陳亦同

伯主縱惡以討貳經以王法正焉 串下同単

救陳 伐鄭

經惡伯主黨惡于恤患連兵見焉

大棘敗獲

春秋並紀師將兼所重也 玩傳雖師將並重然須有低昂盖不使將獨重而師獨輕也亦須就題發明方為親切〇孜大棘之戰主帥見俘方懷司命之殞元戎失利誰憐邦本之傷不知聞鼙鼓則當重壯猷之元老念社稷尤當先敵愾之僕夫故兵車文馬之贖誠知為于斯棄甲之計而甲乗俘馘之多安可無敗國殄民之憂為君者要當明八徵之條而韜鈐之寄慎選以充守一成之法而師旅之試相時以勧庶將重而師亦不輕矣斯王道之權衡乎

大棘

經紀二國交兵將著外討之有名焉 主侵鄭傳見鄭有詞于宋故宋不能服而至敗獲須知鄭直即楚直宋曲即晋

曲為下叚鄭斷案

入鄭 単伯 棄師 城濮 大棘

春秋洪紀師將而示兼重之義焉 侮林作法可玩朱以敗獲並書問起師必大夫雖貴与師等意隨請入成单伯見以卿舜師以卑不敵衆也華元之將豈卑乎单伯稱將以火不敵尊也大棘之師豈火乎故並書於策欲人君慎于用師不然者如郢遠高克可鋻也又欲人君重于選將不然者如楚殺得臣可鋻也斯王道之權衡乎

単伯伐 易致皷同 城邢 易威下陽同 大棘 或出晋宋衛齊殖侵鄭戦鈌敗獲即此題易服

迭紀師將而酌其稱兼所重也 總叙單發吾孜春秋師兵之紀卿入稱師盖其衆也伯伐稱將盖其尊也大棘敗而師將並稱盖其尊与衆敵也或互參或並持其輕重若懸衡然豈制師者之推僅与師等乎以下總發同卑

単伯伐 城邢

經紀師將之偏重正以示兼重之意也 總起中渾講分兩分

棄師 城濮 大棘

經惡二國之輕師將示兼重之義焉 上二比提講闕本此

棄師　城濮

經戒夫輕師將者兼重之義昭矣

三國伐宋　圍宋　易城濮丘棄書故同全旨有此題須認

覌二伯之用兵而見師將之並重矣　以桓文兩分但桓能制兵則將可知文能選將則兵可知須知此意

彭衙　盟戲　上易敗字不殺林父

觀二君之於師將知所重矣　穆用孟明與棄得臣異矣悼分軍不戰與棄師異矣

次郎　閻郟　師還　河曲　郩敗　伐秦

經重師將示輕役輕選之戒焉　以大抑起斂

秦師伐晉

春秋筆削復怨之兵誅伯臣上侵之意也　此傳就利害已然上斷罪與侵崇造謀有別且上傳全重罪宋而盾特書之此則宋盾並責○先是晉之兵崇所以成秦好乃今秦怨晉郊而禍及焦邑豈宋意不及此而盾之策有所遺哉良由意欲得兵而不討重禍耳故即今日之伐以究上侵之意乃知宋非拙于平鄭實巧于圖君也盾非懵于當國實詭于庇宗也蓋不待桃園刃發董狐獄成而于秦晉與戎之日已知鞅敦者非必主臣矣故書伐而不書圍怨秦以責晉也其易謹履霸意與

侵崇　伐晉

伯國以攻與致寇上侵之意見矣　同單串作

令狐　棐林　侵崇　伐晉

伯臣美算而踈于求成逆可知也　主責盾一串作宋帶之

令狐　救陳

兩覌伯臣之善算求成之故可推矣

四國侵鄭

經于伯兵不競特示端本之責焉　傳中本始理字總是一樣俱在取賂釋宋

上見晉之侵鄭以抗楚本以報大棘然大棘楚實有詞晉如何敵得楚服得鄭須推本上傳方有原委服鄭抗楚勿對須聯說○蓋兵不以力勝而以理勝理不在臨敵而在謀始始慎則本端此譬服夷㝷之大機也今日之晉非取賂釋宋之晉乎今日所侵之鄭非奉楚伐宋之鄭乎吾自居其曲安能責由以求伸吾遺楚以義安能服鄭而抗楚前以貪心隳衆聞後以畏心損伯威陰以逸賊而喪氣陽以宗兢而托名時事至此晉其如之何哉書法聯收

大棘　侵鄭　加會邑同

經原外討有詞而深咎伯義之歉焉　此題勿分須串作同歸以侵鄭問起入講先提大棘有詞倒歸本出要知楚作

能討罪但兵加有罪之国便是有詞故曰直

伐宋　會邑　大棘　侵鄭　加棐林伐晉宋伐鄭同

伯主乖義而卒不振經端本以示責焉　重正本意流水做下渾後舊主大棘不能服鄭侵鄭不能抗楚大謬

踐土　新城　救陳　棐林

觀王盟當國之迹不競之故可推矣　以侵鄭起微只新城棐林舊主策省未善並無明文新城切于主盟添

主侵鄭傳為是若去盟此易以令孤棐林主盟並無疑

四國侵鄭　平莒及郯

觀避敵與脅小者均失服人之本也

子哀　華元　下此易季子帰同或有搭立晉衎奔主石碏伯玉者倚之

觀二臣之亂伯臣之罪彰矣

乃不郊

經紀望國祀禮深責其慢王焉　魯郊本僭此因其不奔王喪而書之○君臣天下之大倫始終人道之大變魯不奔匡王喪而急于行郊礼不臣甚矣故書以譏之

荀罃聘　公如楚

經于內外脩禮皆責其慢焉　晉衛不奔簡王之喪而聘魯魯不奔靈王之喪而如楚

猶三望

望國舉濟巳之祀經譏其僭焉　只重僭上勿泥猶字為瀆礼〇天子有方望魯非天子則河海于魯何與焉而猶望不已豈知礼所當為者哉故書猶以譏之

伐陸渾戎

春秋紀外患而為周室慮焉　二意勿太開宜渾融出講總重周室上陸渾是戎號非地名切勿誤認類周雖有觀兵問鼎二意还重問鼎為是〇且王畿何地也周先王建邦在茲豈謂渾戎濟厠足乎周先王定鼎在茲豈謂荊蠻敢垂涎乎乃今戎觝周疆楚人伐之且乘此問鼎焉此其関于周室豈小哉天子無重閉之固則華戲之安危特旦夕懸之而復重以楚人之外患也操控馭之猷者將何以禦之荊尸萌改王之心則郟鄏之曆卜巳嘗試圖之而復重以戎人之内擾也懷黍清之慮者將何以籌之不然以一脉未泯之周而廹戎而南猷楚豈獨陸辛有之嗟而煩王孫之喋喋哉

伐陸渾　㓕陸渾

春秋謹華夷之辨而因用兵而致意焉　俱重王畿上發

伐陸渾　㓕舒蓼

春秋两志外患皆經世慮也　二此俱是夷狄相攻但上為王室慮下為中國計總是經世之慮

楚侵鄭

經善貳國之反正特惡外暴以示意焉　此題須從罪楚上寫出予鄭意見反正如鄭而楚其可以侵掠之哉須如此體貼發揮〇夫鄭自卻晋而南其失所從無論巳使鄭猶昔日之鄭即加之以兵亦何足為楚咎者乃今嗣伯方立南轅遽改鄭其覩日月之更乎而楚之凌我懿親何為也伯政方新北從遂因鄭其有風雷之益乎而楚之擾我王畿何義也蓋惟鄭在所樂予故楚在所深罪矣此聖人書楚人侵鄭意哉

會邑　侵陳宋　楚侵鄭　邑去魯同

經原貳國之反正特罪外兵以予之焉　卅作同单

宋師闈曹

春秋重治罪特因報怨而示責焉　宋惟有不赦句最要發揮莫治还属當時說與自治之治分明有別故書法如此乃惓惓誅討之意○夫宋鮑逆聞喪實不赦盡國人可誅之何獨武穆亊侯伯可誅之何獨曹人此固本原之當者緒正宋盡火省乎哉奈何在宮未討而從弄其干戈是負元兇者可恣行無忌也爭必不弭矣在宮逸罰而復縱其甲矢是躬大憝者可横逞而不悛也亂必不戢矣故不書伐宋而書闈曹其惓惓治罪之意何如哉

伐宋　會邑　盾救　晋宋伐　闈曹

大國負罪莫治經因報怨示責焉

闈曹　平郯莒

經罪復怨與平怨各欲正已也

平莒及郯不肯伐取

望国平怨無成由失其本也　公之心偏係于郯故利于郯莒之平不可以取向為利書法只書取餘不重○當時宣欲為郯之庇故理雖曲而加伸欲刼莒之成故理雖直而加抑夫平不為兩國之公則是平也係乎郯不係乎莒固私心所起也莒人覘其私心而肯帖然聽乎此雖自反不暇而莒都之震何為也平出于一已之私則是平也便于郯亦便于魯是利心所萌也莒人窺其利心而肯偃然耳乎此雖反已不遑而莒邑之披又何為也不然豈以區區莒邑而頑梗令至此哉故特書取而公之罪著矣

會邑　大棘　上比易会柴同子家荅賦

即大夫之秉政權而知從逆之罪矣　能馳詞当晋而不能制乱臣能擁衆敗宋而不能討逆賊所以不免弒君之罪

侵崇　大棘

春秋兩著外臣之逆誅首悪也　上不罪穿而罪盾下不罪宋而罪帰生

如齊至

内君昧義以事大經特著其危焉　惟利交是奉便有取危之道不必拈天王
方伯来討言義字要重發○天下惟義為可安而勢利之交未有能晏然無
危者公之於齊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姑無論公義在人心齊雖為公庇即
如高固之事魯苟不從危殆將不免矣故書至以訊之利交者戒哉

遂得臣如　即位　平州　濟西　如齊至　如齊至　固逆

望國利交而終辱經特著其危也　同单串作为是分三段者大謬

如齊至 四年　如齊至 五年

經兩紀内君事大而皆著其危焉　主此年如斉句搭出須渾融淡作勿以亂義分

楚子伐鄭

經重討賊特爵外兵以示意焉　主九年伐鄭傳須発聖人重傷中国不討故借楚寓意非予楚討賊也

如齊至

内君事大而取辱昧于禮也　止公請叔姬便是辱重昧礼断罪收書至書法大意同下

如齊至　高固逆

内君因事大而婚外臣昧于禮也　高固強婚我公主婚雖皆是内辱還重強
婚而主婚帯之勿平看昧禮自倚齊為安上説○夫守身之幹惟禮為先公
以千乘之国強婚于三揖之臣良由恭不近禮故滑此辱耳况又自為之主
而卑朝廷慢宗廟曾謂秉禮之国而可若是哉故詳書以示鑒焉

高固逆　會虢

内君事大貽辱視當強者愧矣　将子産提在前倒重宣公上作

紀朝　如齊至　良夫盟

春秋三紀事而見言行交際之當謹矣

叔姬来

春秋紀嘉禮之失而獨重外臣之罪焉　題不甚佳而諸説所主不一愚意将叔姫提起承以高固又将齊恵提起承以高固倶重高固上斷罪但勿大開須渾作為是〇夫先王制為嘉禮雖一往来之際有甚不苟者乃今高固叔姫之来果得禮乎哉夫踰時而即来姫之歸寧失矣固何為縱之而無譏許臣以輕行恵之制命過矣固何為委之而不忌是婦道因夫道而始失君道因臣道而益乖矣書及書来固之罪容掩哉

高子盟　善道

両观大夫適国皆與禮法合也　上以君命下以公事以固起繳

楚人伐鄭

經重討賊故于服貳者貶焉　玩伐鄭傳賊則不討句覌重討賊上半扉

盾免侵　加楚人伐鄭同但伐与侵並用

經陋伯兵討貳以主盟之道失也　傳首一段不重只重侵上仁智勿分析

盟之道所該甚廣兼平日與侵伐言〇伯者宗主齊盟一舉一動諸侯之從違係焉晉之於陳始不難恤其患而彼忍背之繼不難連其兵而彼忍舎之此豈陳之無良無亦已德有闕主盟之道非耳乃仁智不反伐而復侵焉其失道甚矣何以挽陳人之心哉故不書伐而書侵以此

盾救　棐林　四國侵　楚人伐鄭　盾免侵

經原伯德不能固小而責其昧于自反焉　流水講下同单

救陳　棐林伐　四國侵

伯主之當自反于恤患連兵見焉

盾免侵　會扈伐

両觀伯討始悖乎義而終合乎禮也　両边倶有自反意

八月螽

經紀望國物変欲其慎所感也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望國屢勤兵而卒變法昧于承天者也　一串作下

伐莒、伐莱　稅畝

經紀與國前定之盟直見其不足貴焉　重前定上發揮但黑壤事在下此盟

良夫盟

只渾ゝ含蓄說不能保其無辱至大講後方露出黑壤直斷其不足恃與毫

比一般文中將魯衛參講勿用斷罪語○夫衛以前定之約申固結之情吾

意晉魯之和好有日矣然衛以一盟堅魯果能恃此以無虞乎苟不能無虞

則所謂任其無咎者咎所不免也魯以一盟信晉果能藉此以無危乎倘不

能無危則所謂必有所疑者疑將愈結也卒之黃父辭盟晉怒未殄雖非衛

之背魯而盟不足貴不較著哉

良夫盟、黑壤　加而如齊只作未盟緣故

望國恃盟而終辱無貴盟矣　一串做下

伐莱公至大旱

内君悖德以召天變春秋特譏焉　齊提起只重罪魯一直渾作○伐萊之伐

經之別外志曰會則齊罪固彰明較著哉又昌至公而繼以旱書也君子曰

夫齊亦何厭之有獨奈何公之殘民以逞而上干天和耶虐無罪之小邦以

取媚于大國殃無辜之赤子以釀禍于域中卒之乖氣薰蒸恒陽薦至公方

振旅而大旱繼之也者詎不稱天道哉故至而書旱以此

伐萊至

内君徇大以凌小春秋之所危也　以會字辨起齊志只重魯上作伐至字書法危字就恃強凌弱上說

伐萊

内外連兵以虐小其失德均也　既無至字書法主齊魯並責為是收會字書法見齊為志而魯徇之

大旱

望國召變而不能弭春秋譏焉　重致変意不能弭一串帶下

平郯取向　伐莱公至

春秋兩紀兵皆歸責于望國焉　魯志齊志只是事實重取向伐至圭魯斷罪為是

黑壤

經諱內君之見辱以不直在己也　重不事盟主賂免只驗其不直帶說不歎于心即是不直勿涉簒弑意重聖人書法上發揮〇夫黑壤之會諸侯咸列而魯獨不與焉此其罪豈在晉哉王帛不脩既負慢伯之愆賄賂是彰且為倖免之計則不直在己矣故不書盟以諱之所以養愛敬之心而臣禮存矣

黑壤　沙隨　平丘不與

經諱內君之見辱以與理直者異也　重本般作

遂如齊至黃乃復

內臣奉使不終無其上也　二書法總是違君命一意〇夫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尚徐行而不返既死猶以尸將事而況疾乎遂之至黃而返以是為無上矣故書乃復以著其罪

至黃乃復　至穀還

春秋紀事有譏違君命者有于權君命者

有事太廟

經紀時祭之常意在志變也　祭祀合禮不書獨書此者分明為有仲遂之変文中須含蓄發之〇夫駿奔于列祖固為水本木源之報而苟有偶值其変者又當推尊祖之心以盡待下之禮對越于有廟固為霜雪雨露之思而苟有難盡其常者又當移肅敬之意以隆寵遇之恩

猶繹萬入去籥

經重遇臣之禮特于內祀之変譏焉　仲遂逆臣何足全恩只是借遂以著欵意故知二字須重發揮〇夫仲遂之故既聞于終事則繹之禮可已矣使魯不知其不可繹猶可諉也乃今于萬之無聲者入而遂用于籥之有聲者去

而不作是明知而明為之也孰若勿繹之為得哉經故書猶以譏之而君人
者當隆待臣之禮矣
首止　葵丘　猶繹
春秋尊君抑臣尤示遇臣之禮焉　重本股為是 舊主劉朱發
有事太廟猶繹　有事武宮去樂卒事
兩觀內祀之變而禮之得失見矣
晉狄伐秦
伯國資夷報怨失其職矣　傳首晉主夏盟四句最重乃是因其資夷殘夏而
責其脩安攘之職報怨意入中翻斷○夫成繼文襄而伯將秦是安將狄是
擯而況侵崇之怨已實深之令縱不能省厥愆尤以固脣齒碩何至借兵于
狄哉吾姻戚之不相能則亦已矣狄何人斯而亦藉之武也吾致寇之不能
反呵咎矣狄則何人而乃連之兵出逞小忿而潰大防失職甚矣宜經直書

以示貶云
踐土　敗箕　救陳　侵崇　伐晉　伐秦
伯國資夷報怨經本先職而罪之也
踐土文　敗箕襄　救陳靈
即伯國安攘之世業而失職者愧矣　晉主夏盟數句原是一滾說下不必拘 拘分屬即各比內俱有主盟安攘意方
為渾融以伐秦起繳
侵崇　秦師伐晉　晉狄伐秦
經原伯國報怨深責其資夷焉　一串 繳下
滅舒蓼
經重經世之謀因外強而示訓焉　攘卻之謀只是未然之防勿講太實重外
勢上發揮○夫莊王在位既非商臣之少儒叔敖秉政又非范山之無良舒
蓼之滅豈僅僅遂已哉即其滑汭之及吳越之盟浸浸乎有席捲中華襄括

泗上之意矣任世道者伯主固當為攘却之慮輔伯主者列辟亦當奮膺懲之籌㷀漢陽諸姬不至為舒蓼之續耳春秋特志其事其桑土之防衣袽之戒與

舒蓼 會宋

春秋訓經世而以謀與畧示焉

楚師伐陳

與國背伯以從夷昧義之罪見矣 主會宣伐陳傳責陳背晉

如齊至蔑如京

望國媚大而慢王經特表其罪焉 須模寫敬慢懸絕意但一再朝自平日言當與一聘先提起春朝夏聘是臨時緩急厚薄之不同朝自是君往聘自是臣行不必再將君臣朝聘分拆齊周勿對當以事齊形其慢周書法收王正月與書至○夫天下莫尊于周尤莫大於覲君之典非可以同列等而亡之也宣如知此豈其以曩昔再朝之隣邦反加于今日一聘之共主哉奈何當其春也躬朝于齊境及其夏也臣聘于周庭念瓊瑤之報而忘本原之思急朋比之情而忽天澤之分是堂堂周室反不若一齊之重矣豈其末奉周朔而敢于陵畔至此哉故書王正而尤必致其罪魯深矣

如齊至

經于內君事大特表其慢王之罪焉 只自朝齊上斷其不朝周二書法總收

蔑如京

即內臣脩禮于王室慢可知矣

如齊至四年 如齊至五年 如齊至 蔑如京

望國謹于大而忽于王經特著其罪焉 重再朝一聘書法每行必敘舊王正月

春王正月公如齊 春王正月公在楚

經重尊王與存君皆于歲首示意焉

蔑如京　佐聘

經紀內外脩禮而見思孝之胥失焉

會邑伐陳

觀貳國所以服不義者其有禮見矣　于晉罪陳勿平將陳不義提講串下子晉極爭舊主而分大失輕重不可從〇夫以宗盟之晉嘗有拯恤之恩陳舍晉奚從焉乃因楚師之伐猶藉口于走險今當會邑之待竟矢志于入幽其不義甚矣以故晉也文告在誓師之先攻伐繼序成之後以彼梗我齊盟吾紓徐以招之招而不來而威武始震焉其反仁反智之餘思乎以彼忘我匡救吾殖容以俟之俟而不至而干戈始揚焉斯脩言脩意之遺風乎不然彼會邑諸侯何仇于陳何德于晉而衆輯若此豈非不義在陳而晉服之有礼哉

會邑

伯國以禮待貳春秋特予焉　與全題相同但在會上發揮

荀林父伐陳

伯臣因不會而加兵經予其衆之輯焉　此題或主罪陳然晛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句予晉為是即衆輯亦屬晉

一邊主罪陳未妥

新城　盾救　楚師伐陳　會邑伐陳

經原與國之從夷而深予伯兵之有禮焉　一串作下見陳之不義如此而晉猶會而後伐所以為有禮

新城　盾救　楚師伐陳

經原伯主之不可背因責與國之昧義焉

新城　救陳

伯國之不可背于主盟恤患見焉　二比串講見陳背晉之非此題有相以者秦師伐晉傳箕無遺策句出救陳不可出

新城四国侵鄭傳晉主夏盟盾既當国句出新城不可出救陳須有别

宋人圍滕

大國乘变以虐小經貶其不仁焉　滕既小國二句一串說下重在伐喪上〇

夫滕以蕞爾彈丸之國又值煢煢多故之秋矜哀弔恤惟宋是望今乃帥師遣將環其邑而攻之其不仁甚矣故特稱人以貶之

伐鄭鈌救

外夷重兵震貳經而致詞以貶焉　要在重兵上發其凌暴之罪鈌救意串發

○楚之伐鄭問厲役之逃也時蓋楚子親將臨以重兵焉夫蕞爾懿親即一旅震驚不堪藝隘況四郊皆戎馬之場其禍何可長也蠢爾荊蠻即偏師北指足煩戒嚴況興師盡荊南之武其毒何可堪也向非郤鈌之救𣏌梦之敗何以遏其鋒耶二書法總收

伐鄭

經干外夷凌夏特舉重以著罪焉

救鄭

經紀伯臣恤患而肆患者之罪著矣　重書法上發楚凌夏之罪

侵鄭　伐鄭　伐鄭　伐鄭

春秋屢紀外兵特著重兵之罪焉　舊主四段作以正分存防總東然不如倒傳便而且當

楚人侵鄭三年　楚子伐鄭四年

春秋両紀外兵存防正分之意寓焉

楚子伐鄭四年　楚人伐鄭五年

春秋予奪外兵無非重討賊也

楚子伐鄭四年　楚子伐鄭九年

春秋両爵外夷正分存防之意異焉　四比中碎合惟上三題為正若三年侵與五年伐以化義與義合三年侵與九年伐皆是正防若加鈌救則主志外暴以予反正録向救以惡猾夏條載以便稽查

晉侯伐衞公伐鄭同　楚子伐鄭

經惡外暴而律以舉重之例焉　主例傳同单為是

楚伐鈌救　楚伐書救

經而惡外夷僭貳皆托伯救以見焉
伐鄭鈇救　伐陳衛救
經于凌夏僭貳者皆托救以著罪焉
白入取絺　下陽
聖人以臣道著訓權之義而已　以子糾之死之奇之言貰起重仲當生奚當默方合傳旨
觀魚傳伯語　下陽百里奚默　荀息死　夷儀晏平仲生
歷觀大夫而得語默死生之宜焉
哀奔　嬰齊如晉　入陳　去嬰齊以得于知过于忠而分
而觀八臣之覈亂而效忠者過矣
哀奔　即位
而觀覈亂之臣而見徇亂者之過矣
哀奔　即位　宋楚平　袁婁

觀覈雜謀國之臣而忠智兩得矣
如齊至
經略望國之事大以無關于大分也　舊主書至書法以利交斷罪殊非傳意還重不書月歸在謹分為是全重書法上發揮梅林所謂傳發于此而意在彼是也〇夫九年如齊而適有仲蔑之遣則君臣名分之際固若斯當謹矣乃今日歸田之私豈可以是論哉夫齊以事已之故而私歸地于魯此豈淺失而試觀天澤之際則有分矣魯以事人之故而私得地于齊此豈細過而試較冠屨之間則有辨矣不然慢王之惡僅等于惠遺之愆安在為謹嚴之書哉故不書月者以此
如齊至九年　如齊至　加蔑如京歸齊西同
春秋而紀望國事大深示謹分之意焉　總問起中渾講分分以二比相形發聖人謹分之意
如齊至　歸田

經書内君懷私之行以無関于大分也

歸濟西

經紀大國歸地深著其成悪之罪焉　重我字書法在齊人成悪上斷罪末一段特皆提講在前今只入講中將魯得地引起齊歸地以見其成悪更為渾融○盖魯宣弑逆以濟西賂免而其心猶有所畏也至于今日濟西之歸則其心乎意契真有懽然相忘者盖不待利交之奉可恃以無恐且因親愛之意盖恣而無忌矣此雖魯君卑屈事人之過而齊助成弑逆之罪可勝道哉故特書我以歸責於齊云

逆叔姬　伐莱　如齊　如齊　歸濟西　加灉闡只辨書法

經原大國歸地之由深罪其成悪焉　流水倣下

取濟西　歸濟西

大國以賂地歸内成悪之罪彰矣　半下同前

歸濟西　歸讙闡　下比只办書法文中能講詔在此傳所出勿作歸三山傳

大國成悪之私故不與遷善者同紀也

歸濟西　如齊至　取汶陽　如晋至　上濟西汶陽同

望國而因利而事伯春秋均貶其慢王焉

崔氏奔

經紀外臣去國所以辨強宗也　以族奔只作事實重欲齊君早辨上數行不可用斷罪語○夫崔杼之出也棄臨淄而竄迹望曲阜而托身不過一亡大夫耳豈知出自丁公之世繼掌齊國之權今日之出者崔氏也他日之返而弑者亦崔氏也於此能辨之早彼雖欲一返且不可得而況于弑君哉此春秋書氏意也

滕朝　穀鄧朝　圍新城　圍繒

詳聖人屬詞之旨皆不泥于其事者也　重詞一迹見詞所宜異則以特筆示貶即事之同无論已詞所宜同則以

一例見訊即事之異无
論已皆自看經者說

荊伐鄭　楚人伐鄭 僖元　楚子伐鄭 宣四　楚子伐鄭 宣九 ○四國伐鄭

邾鄭伐　會襄伐　棐林伐○召陵　葵丘　袁婁　平丘　以上題俱同上

求賻　崔氏奔

經之稱氏有示世官之戒有謹強宗之辨

伐鄭圍新城　伐宋圍緡　伐鄭 宣九　伐鄭 宣十

春秋紀事寓意皆不以同詞泥焉　上事異而詞同下詞同而意異乃崔奔與宣十年伐鄭傳合出

如齊至

經詳望國事大特甚其慢王也　不奔王喪在前今因奔齊喪而罪之

如齊至 春　如齊至 夏

春秋兩致望國事大甚慢王之責也

如齊至　歸父如齊

覌望國君臣之事大皆失于慢王也　以奔喪会葬分總重慢王

宋師伐滕

經貶大國之虐小討賊之意殷矣　因其虐小而責其不能討賊是一串事宋大國四句要發揮○夫宋三恪之遺裔伯國之餘業也今徵舒之故當有先發之義矣乃用衆于弱小之國曾不為反巳之圖豈滕之罪有甚于亂賊之當討哉故稱師以著其罪而誅討之意見矣

圍滕　伐滕

兩觀大國之虐小而見仁義之胥失矣　上重伐喪下重惡虐小意各帶之

伐滕　伐邾取繹

經責內外虐小重討賊也

公孫歸父如齊

望國之慢王于貴卿之事大可睹也　以定位歸田翻斷宣公慢王之罪貴卿

意亦要發揮○夫宣之事齊也親往未幾貴卿繼遣則誠厚矣而周室雖衰一猶然共主也乃匡王之葬闕然莫會不亦傎乎收比事書法

平州　如齊　如齊　歸濟西　公如齊　歸父如　去平州歸田以常変分

經詳望國徇私事大直罪其慢王焉　照傳散作

四國伐鄭

經于伯國争貳深貶其尚力焉　德字對力字看以德鎮撫只是德望足以庇鄭使楚自不敢争意○夫晉之于鄭果有德義不忒之素足以動鄭景從者乎不然亦有緩急可托之義足以出鄭阽危者乎是二者無一焉而徒誇此武競也曾何愈于楚矣故稱人以貶之者如此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　辰陵　圍鄭　敗邲　晉侯伐鄭

經詳內外力争而獨重伯國之責焉　責楚益輕二句本當渾說今如此搭題將四国伐鄭輕講一段以下流水散作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　晉侯伐鄭

經惡伯主力争因獨專其責焉　罪宜在楚而恃力者在奕伯月然楚何足責乎邲水敗而鄭受伐罪亦在楚而尚力者在宗盟且然楚何足尤乎　重本比以下二比紧承之但不宜以恕楚責晉分爲㵎謀講为是如云頡比跡而鄭見伐

四國伐　楚子伐

春秋兩紀争貳獨罪伯主之尚力焉　二比勿对愚意先將四国伐講一半下紧承串作如云晉方擐甲楚且荷戈人曰楚不戢吾則曰仍宗盟之故智鄭方比向楚即南驱人曰楚尽良吾則曰效奕伯之餘威是伐固争也救亦争也晉固力也楚亦力也晉何愈于楚哉

楚子伐　四國伐　楚子伐

春秋迭紀争貳深惡伯主之競力焉　以上楚伐見鄭從于強令以四国伐一串敘下同上題作法

季子聘

經于王禮加內深傷其不振焉　縱未舉法句宜重發揮○夫以宣公之不臣不行貶爵削地之法而寵以時聘之禮則周之衰實自貽之矣故書以傷之

伐邾取繹

經于望國厓小特著其縱惡之罪焉　縱惡厓小一串講下要見聖人汲汲誅討之意〇當時陳人弑君辛實不赦魯為鄰境殘正之典當伸矣乃怒不輯于邦域之小國義竟廢于株林之元兇邾可已而不已陳可伐而不伐慎亦甚矣故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四國伐鄭　伐邾取繹

經惡內外之用兵無嚴討罪之法也　（總以陳罪提起中分總收上边不必照德力字）

行父如齊　歸父如齊

望國亟于事大春秋深罪其昧禮焉　此傳重一禮字君臣同責但免討雖有弑君取繹二意然不可分屬宜以弑君取繹先講隨入亟行繼往後渾融總發〇夫為國以禮無悖于強奈何魯也惡視之故已不厭于人心而東賁之貪又不直于天下行已有歉如此若何無惧討之心哉以故行父之轍方駕歸父之幣繼輸是魯宣之不慊于心而諸臣之為魯計者過也故備書以著其罪

行父如齊

望國初聘于大昧禮之罪見矣　（君臣同責只在篡立上講）

歸父如齊

望國有畏而事大昧于禮也　（方主君臣同責貪取繹即是不可為国以礼勿分畏媚二意）

公如齊　歸父如　行父如　歸父如　（照傳倒下二比）

經原望國事大之亟深罪其昧禮焉

取繹　歸父如

望國貪利而畏大春秋罪其昧禮也

歸父如齊　冬歸父如齊

兩覩伯臣事大而見慢王厓小之罪矣

國佐聘

大國忘親而事內守身之本失矣　速葬是已前事只重遣使上斷罪不仁其
親使失守身之本不可分看○夫養生以送終為大守身以仁親為本乃齊
也既速葬而失之不懷矣又喪未及于踰年聘即行于鄰國其哀戚之情忘
守身之本失矣卒之喪師失地幾見執獲尚誰懟哉

歸父如齊　國佐聘　上此係速葬

春秋兩紀邦交而見大國忘親之罪焉　須書講

国佐聘　戰鞍　汶陽

大國失守身之本而致辱國之禍焉

國佐聘　五國伐鄭

經紀脩禮用兵之迹皆罪其忘親焉　上既速葬又未踰年而聘齊國則哀戚之情忘矣下魚厚葬乃在殯而從金革

則哀戚之情忘矣合得吉正

楚子伐鄭

經紀外兵爭貳而專其責于伯焉　不責楚正所以責晉大意見晉競力與爾
于楚不重啓楚意或以士會救為競力非是亦不必坐實四國伐鄭說只
講為是○夫晉之於鄭倘鎮撫有道楚雖技擊百萬且不敢跨漢暘一步下
何事于救乃今尸盟之伯且不能增脩其德而崛強之夷安得不介恃其力
也故士會索賦不足為晉多頴北逐師不足為晉侈而恃力以爭深足為晉
咎矣故爵楚而削晉救責晉深哉

伐鄭缺救　楚子伐鄭

經罪內外爭貳于筆削救兵可睹焉　上責楚下責晉各重稱子而以書救不書救驗之

伐鄭九年　伐鄭十年

春秋兩爵外夷而致責于內外焉

缺救　伐鄭

春秋致責內外于筆削伯救可知也

楚子伐鄭　伐鄭次鄶

經削内外救兵而爭貳從夷之罪著矣

辰陵

二國從夷以謀義經特傷夫中國焉　不貶從楚者以楚之謀義而楚之謀義以中國之棄義也重在傷中國上勿作予楚〇夫自少西逆聞亭實不赦當時若晉若魯所宜先發後聞者皆委之不恤則自晉魯而外可知矣孰意楚起而謀之陳鄭群而從之曲視中國之棄義何如哉故禮失而求之野二國去無禮而就有禮者也夷狄而知有君二國去無君而即有君者也使必晉魯是從君臣之義孰與正哉經之不貶陳鄭宜矣

辰陵　伐莒　欑函　入陳　加晉楚爭鄭地同

經恕二國之外從以義不在夏而在夷也　依傳一串講去

辰陵　伐莒　欑函

經恕二國之從夷以中國之廢義也

伐莒　欑函　入陳

中國廢義而夷謀之則從者無貶矣

辰陵　入陳

外夷謀義而克舉則從者可恕矣

伐莒　欑函

經紀内外兵好均責其廢義也　傳外狄一段非另是一意只見狄之當外而中國之當討須以討亂意提起中以四鄰方伯渾斷〇少西之逆中國咸捻聞之天王不討責在方伯方伯不討責在四鄰今魯以媚大連兵晉以和戎規利曾無有動汚瀦之謀者豈莒之罪反甚于陳罪之當討狄之難反過于陳難之當平乎慎亦甚矣經故直書以示貶云

伐莒

望國合兵以虐小昧討賊之義也　単主貴魯

櫕函

伯主縱惡而交外失詳畧之冝者也　不討弒君之賊而會所當外之夷串講重詳畧意發揮

會戎于潛　會狄櫕函　會吳鍾離

經屡外夷獨責夫畧内者焉　總叙重本傳見狄之當外與戎吳之當外一也晉不討亂而求成于狄亦慎矣

石門　櫕函

觀經之別内外而知畧内者之罪矣　内夏外夷在稱爵稱號上見只點起後仍同単大意與上題相類

入陳

春秋重傷中國棄義特減夫外罪焉　此題雖在減楚罪而與其討賊上發揮須要見傷中國意方是傳旨假令中國能擧義聖人豈曲宥楚罪至此〇夫負惡如舒嘉實不赦當時若晉魯諸君曾無興夫席之嘆者譏意楚也當王法之久湮而能奮一時之義槩值天刑之既墜而能赫九伐之明威試兇酒上諸姬義孰與楚功孰與楚而僅僅虐陳之咎不當因是以減哉故不稱[illegible]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

入陳　納陳

外夷貪利而奬亂經以正倫恕焉　同単為是主合者謬

入陳　圍蔡

觀外夷討罪後併之兵而貪與暴可恕矣

入陳　柏擧

春秋兩予外夷之仗義而貪與暴不討也

入陳　宋伐邾

春秋兩予討罪之兵而不討其貪與暴

入陳　吳救陳

外夷討罪恤患經皆致傷内之意焉

入陳　入郢　上加圍鄭下加柏舉同

經于外夷有不以過廢功者有不以善揜惡者

納行父

經于外夷獎亂特詞以著罪焉

立晉臣子　朔奔天王　入陳四夷君長　執曹同盟

春秋近紀討賊正倫之慮深矣

圍鄭

經重外夷之正倫雖屢貳而猶恕也　楚入鄭罪亦不小但聖人因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减其罪此見聖人惓惓討賊之心須本諸夏不能討說來與入陳同意退師意未帶無妨〇夫楚之入鄭也使鄭有守陴之哭肉袒之逆楚不已過耶頓以討陳之大節較之則楚之過其小者也以天王廢法之秋而能奮荊南之大義以方伯不討之際而能正少西之元兇則陳賊之誅足以蓋鄭禍之恣栗門之轘足以掩皇門之入矣不然使楚如晉魯諸君則倫常不至澌滅幾何雖庇一鄭何益哉

戰郎　圍繒　入曹　滅江　加入陳圍鄭倒作

春秋迭紀用兵各舉重以見罪焉　各就事發本重意末繳入陳圍鄭

入陳　圍鄭

春秋兩恕外夷之馮宴重討賊也　總起中總發楚能討陳畧分二比末總繳之須寓傷中國意復封退師帶之

伐莒　櫕函　入陳　圍鄭

外夷當廢義而正大倫經兩减其罪焉　一串倒下

入陳　圍鄭　伐鄭　黃池

經于外夷因正倫而兩恕之因僭號而兩黜之

戰邲敗

經于伯兵之挫專罪夫主將者焉　此題只是非觀舉一意渾融混作為是舊

主兩分甚非不可從〇夫栗門環惡晉既遺義夫楚皇門退師楚又市德于
鄭父苟觀釁而動當知難而退矣即有獨濟之先谷詎不可以軍法馭耶奈
何明不能相時威不能克愛前有無隙之敵而妄動勤民內有剛愎之副而
優游難制竟令舟指鞠于鼓鳴餘軍喪于宵濟則何取行師而爲用彼將哉
故外不咎楚人內不咎列卿而以林父主此戰云

入陳　圍鄭　戰邲　欒書救　偪陽

經原伯兵非道必即善將者以罪之也　同單混講

入陳　圍鄭　戰邲

經原伯國用師深罪其失于觀釁焉　倒傳上段作不必涉將權意

戰邲　書救　偪陽

伯臣失專制之道與善將者異矣　以下二比提在前倒戰邲上作

書救　偪陽

二臣之將兵皆得于專制者也　以林父起繳以進退分眼

戰邲　吳伐我

春秋兩紀用兵獨重相將之責焉

宋楚平　哀妻　書救　偪陽

觀相將之得道而二臣可愧矣

戰邲　新築

兩觀外臣之將兵皆失于冒進者也

楚子滅蕭

經于外夷覆小深罪其志之盈焉　不仁自串迹上看重在志盈斷罪末段所
云制心之心即此志也所云驕溢矜威即盈之外見耳須一串渾講最爲得
體餘說勿從〇夫楚在當時義動中原勢傾函夏目中無勍敵矣使假仁一
念不以累勝而忘則弱小如蕭豈遽然傾覆而且侈然奔告于諸姬哉奈何

志之不戢而至于盈暴之屡逞而至于肆盖小器而載夫大名則驕亢見于顔色一事而𠃧其初意則必漸露其本真以故潰其民人不為惨墟其宗社不為虐矜威而誇詡不為無忌亦強伯之常態哉故書滅蕭而楚罪見矣

入陳　圍鄭　滅蕭

春秋而恕夷橫獨罪其志盈焉　以上二比引起重滅蕭上斷罪

入陳　圍鄭　戰邲　滅蕭

外夷乗勝而矜威經特著其罪焉　重末段矜滅上

楚丘　戕土　𦉪廬　吳𨼆

春秋公天下特示封建興繼之義焉　此題甚牽強若出只借事發意勿斷罪

清丘

經于講信禦外者譏其失謀焉　傳首一段辨語不必用只重諸侯失謀斷罪貶列卿所以貶諸侯也原毅主盟乃將來一驗不重〇夫楚自栗門而後鄭肉祖矣晉指鞫矣蕭社墟矣漢南諸姬其誰不丙于楚而貳于我者乃仁圉不任政事不脩徒以詛説虛言為治安上策祇以彰中夏之積弱而潛撓人之竊咲耳又况匪人主盟則人心生厭卒之孔達救而宋伐無功申犀來正援兵不出盟即寒焉非失謀之明效哉故稱人以譏列卿所人人諸侯也獨為悪反覆乎哉

蔵宿　伐邾伐宋　入陳　圍鄭　戰邲　滅蕭　清丘　伐陳救

伐宋

經非悪盟之不信在譏其失謀也　照傳以首四比末二比提過然後以入陳四比原外横而責其失謀

入陳　圍鄭　戰邲　滅蕭　清丘　伐陳救　伐宋

春秋直紀渝盟而深譏其謀之失焉　照傳先以下二比提過渝盟意然後講上四比剷重清丘同单

入陳　圍鄭　戰邲　滅蕭　清丘

經原外横而深譏夫失謀者焉

邲敗　清丘

覲主盟之非人伯國所任可知矣　主傳宋京設一句

清丘　會平丘

經紀信好而見禦外服内之失焉

清丘　鷄澤

春秋兩紀伯信均罪失謀也

伐陳救陳

大國興非義之師經托詞以著罪焉　以衛叛盟問起書法以宋昧義失謀一串發揮收書法處再帶衛叛盟一句〇夫宋之於陳討陳之義孰與楚封陳之仁孰與楚苟能脩德相時而亂自息矣奈何不為反己之圖遽興問罪之旅何義哉夫不計我之不能撫陳而乘其貳以虐之過也且不度我之不能敵楚而攻其與以挑之禍也宋即無恤乎義獨不為國謀耶不然同盟如衛且纓冠而来況強夷如楚能無按命而起乎哉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而自見矣

伐陳

大國妄興非義之師其罪見矣　非義失謀串講同上

救陳

春秋直紀與國叛盟彰大國之昧義也　以衛叛盟雖起重在陳末有罪句發揮失謀意帶之

入陳　清丘　伐陳救　伐宋　圍宋　云清丘同去圍宋亦同

大國昧義而失謀經托詞以著罪焉　依傳流水做下清丘比只見衛叛盟繳處帶見

入陳　清丘　伐陳救陳

經原大國非義托渝信者以致責焉　舊主對作愚意同单為是重在昧義上失謀帶之衛叛盟起繳見之

入陳　伐陳救

經原小國之從夷而責大國致討之非焉　省德重在不能如楚討陳上封陳意帶之重非義断罪

伐陳　伐宋　圍宋　加救陳同

大國用兵以貽患踈于謀者也　非義意引起重失謀上断罪

伐陳救陳　伐宋

大國失謀以貽患經托詞以罪之焉　要旨主一頭兩脚梅林以昧義失謀兩分愚意獨主失謀茲亂救陳只作書法観其以救書二句頂在謀国失畜之下可見此題或主卹病討貳之約者尤非矣清丘傳所謂敗其盟好原指救陳未嘗有楚伐而晋不救意此皆後人牖壁之過也

救陳　伐宋

観内外之兵而見大國虐貳之失矣　俱本宋伐陳上斷罪或主背清丘恤病討貳之約者不可從

伐陳救陳　伐鄭壬夫侵

經于討貳從夷者筆削救兵以著罪焉

楚子伐宋

經紀外討特原罪于失策者焉　傳首三句相承惟外横故内惧勿並提楚有詞非于楚重顯宋罪上〇夫楚以滅蕭之舉勢震赫乎睢陽而諸姬且緣是惴心壇坫斯何時哉吾為宋策莫先自治矣柰何有事于伐陳焉夫陳楚所與也宋攻其所與則楚之怒必不弭矣宋楚所窺也宋示以可窺則楚之兵必不輯矣今日之伐夫非宋之自貽哉故楚書伐而以爵稱責宋之意深矣

滅蕭　清丘　伐陳　伐宋

經原外勢之強深罪大國之失策焉　滅蕭清丘串講勿封大意司単

滅蕭　清丘　伐陳

經于大國當外患而深譏其失策焉　此伐宋晲無題也重在伐陳断罪要旨主一頭兩脚甚謬

伐陳　伐宋

大國攻與以召患經罪其失策焉　同単

清丘　伐宋

春秋紀盟信而著失謀失策之罪焉　主合作為諸侯討者云云為宋人討者云云

河曲 戰邲 伐秦
伯兵之衄由任將而比■可知矣 舊主三卧作但林父亦是將得其人但不宜奈以先谷耳令以戰邲為主見谷親信
蒲興趙穿則後奕同欒歆渠奈何使佐林父
河曲 伐秦
兩觀伯兵之無功任將之道失也
河曲 書救 偪陽 伐秦
春秋紀兵有失于任將者有得于為將者 俱以先谷為主上影晉景不當任之下影林父不當從之
衛人伐晉 衛人救陳
兩觀與國之抗伯用人者之失見矣 兩犯盟主皆孔逵之為其失皆由于用人上責衛成下責衛穆
邲敗 救陳
經于二國之任將相皆歸責于君焉 先谷孔逵二溥合
晉侯伐鄭
伯兵舉于報怨經直詞以示貶焉 須本戰邲說來斷其報復之罪〇夫邲之戰豈誠安攘之義舉哉楚不可當而冒以進將不能令而遺之擒私怨焉耳何以報為奈何陳車馬而蒐之環諸侯而告之吾未識果義舉否耶夫不辯而惧思未為無及也 誤于前而蔑以善後則疎矣駕楚而脈鄭未為無策也不競于楚而取償于鄭則陋矣豈謂補過之桓子含垢之景公而碩若是乎哉直書而義自見矣
戰邲 晉侯伐鄭
經原伯主之報怨而直著其罪焉 例傳為是
楚子圍宋
大國之被外兵失在始謀也 楚罪提起尊主責宋傳首要結數句須帛說重伐陳上勿對〇夫楚自城蕭以來無日不睥睨睢陽即宋國無釁猶惧禍之無日矣奈何清丘失策業已示楚虛弱況兵加太皥虐其與以激之謂之何

哉故稷及室皇劍及蒲胥楚非無故之加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宋實自貽之
慼矣向使築室之計必行登床之謀不遂其不為忘蕭之續者幾何信乎作
事貴謀始也經故端本以責宋若楚之淩轢豈待貶哉

清丘　伐陳救　伐宋　圍宋

大國失謀啓患春秋端本以責之焉　依傳倒作 大畧同単

清丘　伐陳救　伐宋

兩覲大國之失謀其見伐有由矣　此題舊說俱主清丘傳以清丘作一頭下 二比為背恤病討貳之約看來敗盟似单 指救陳未必有晉不救宋意且無明文今圍宋傳明將清丘伐陳提起以 書救陳明見伐之由甚是分明雖不出圍宋但伐宋與見伐之由句甚切主

清丘　伐陳　此極當去伐陳 主渝盟無疑　加救只 作書法

觀大國之兵信皆失于始謀者也　二比勿並重須串說匯歸伐陳要 旨主諸侯失謀宋人失策未安

伐宋　圍宋

兩覲大國之被兵其失在始謀也　匯重圍宋方切 幾亡其國句

救陳　圍宋

大國之失謀即內外之兵可見也　俱就失謀上斷罪與救陳伐宋 題相類衛叛盟楚凌夏帯之

圍宋　會穀

經紀兵好特示謀始謹微之意焉　以訟坤 二卦合

宣公十三年辨題　圍鄭傳有伐莒欑函○戰邲傳只自戰邲止與下諸傳 無干○滅蕭傳只自滅蕭止與下傳無干○清丘傳只 出到伐宋無圍宋比○伐陳救傳有入陳無圍鄭戰邲滅蕭比○楚伐宋 傳無入陳圍鄭戰邲救陳有滅蕭清丘比且與圍宋無干○圍宋傳只自 清丘起與上 諸傳無干

會穀

經紀瀆分之好而深謹其漸焉　只重謹微意發揮不必加貶此傳無歹之正
意與無妻稍異○夫天子不得制大典而漸移之友邦已非其分而區區三
揖乃得與公侯伍是三揖制大典矣九位不得攝大柄而浸失于邦君已非

其宜而卑卑介卿乃得與君公列是介卿攝大柄矣始不別嫌終至無辨初
不明微卒於暴著追惟始禍可不制治未亂而謹堅氷之戒哉

會防　會穀

而觀禮之下移而知微之當謹矣　總起中小分後　準講稍墜下比

會防　會穀　溴梁　從祀

詳觀禮之下移而知漸之當謹矣

歸父會宋

觀賂夷之可卻經世之畧可知矣　經世之畧不外畏簡書數句先斷會罪後
發經世意○方楚之圍宋也申舟啓釁投袂興師其橫極矣魯也義非不明
力非不足乃至從獻子之謀為歸父之遣則雖獻物獻功非治安上策也嘉
淑嘉贇非制禦令畜也卒是而行歲幣金繒之奉紛然無紀極矣夷不益盛
而夏不益衰耶聖人書此所以示經世之畧者至矣

圍宋　楚之宋

春秋原夷橫而深卻望國之賂夷焉　準作同畧

會穀　會宋

經謹君臣夷夏之好其為世慮深矣

會宋　宋楚平

經紀交夷平國君臣夷夏之際嚴矣

宋楚平

二卿擅平國之功經正之以義焉　須以平國之功揚起方見其尊在反急平
在元輕平總在取必于君斷罪○夫築室反耕楚蓋滛易子析骸宋禍未
艾睢陽之不入南卻無幾矣乃元反起而平之功頗不偉哉第人臣所明着
義所尊者君奈何元以登床之語布腹心于仇讎反為秉埋之見輸要領于
敵國一曰國德一曰七日之粮何二子之情也情出二子祇私欵耳一曰君

于一日不欺之臣何二子之譽也譽歸二子祗專名耳彼三十里之遄退數

百里之獲寧皆倖也豈臣義乎哉

屈完　北鄙　宋楚平

二卿擅以結平春秋比事以致貶焉　以屈完展禽分照大畧同单

貶莒于鄟　侵曹伐衛　宋楚平

經重專平不因賤惡而取之也　上二比辨書法起下同单

觀經所賤惡以王事望天下也　不繳元反

高子盟　宋楚平

即伯臣遠君成功而知專于近者罪也　只倒子反上與華元無干須知子反亦在境外但近君測耳

衛人救陳　戰鞍

春秋兩取知義之臣所以作忠也　孔達任過于己郤克歸善于君分作二事原非可嘉須斟酌盖達食言

能臣救其惡者但重罰在前執郤不一則誠忠矣克則忿只歸非能將順其美者但崇名在前謙讓不受斯亦忠矣

善則稱君易股　蕭魚　魏絳受金石之樂曰九合諸侯君之靈也臣何力之有　偪陽　晉以偪陽與向戌戌辭曰君以偪陽光啓寡君何貺如之　貞伐鄭　子囊謀共王謚曰召知其過可不謂共乎

過則歸己易股　雞澤　魏絳殺楊干曰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實重　莒丘　沙隨之會晉將執魯君行父曰臣之罪也　華元歸　蕩澤弱乱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　鄢陵　子反曰臣之卒實奔臣之罪重但宋楚平原係子反此題未當

戰鞍　蕭魚

春秋兩取讓善于君者所以教忠也

鷄澤　蕭魚

春秋于伯臣兩取其明義焉　俱係魏絳

滅潞

經于伯國覆狄而獨甚其責焉　傳雖有不仁不義二意須滚作為妙○夫狄介東陲距晉甚遠也狄惡止于酆舒罪又不及君也為晉計治以不治已耳

不然罪人既得亦平定安集之耳乃晉陽以內邊鄙不聳戎馬不驚徒徂五
罪之討而殄滅無遺也其謂之何況敗狄以後君傷不討君毋不問徒恃一
戰之威而丘墟不恤也又謂之何夫不仁非義即伯主猶然彼嬰兒之失守
而忍辱奚責哉故于晉稱日稱師于狄舉號氏而稱爵云云
侵鄭伐楚次陘召陵　滅潞　以歸　只召陵滅潞同
覩創伯之攘夷則知覆狄者之過暴矣　一例傳重不仁一意勿分
侵鄭伐楚次陘召陵　衛伐晉垂隴逆執孔　滅潞
而比事以罪覆狄而仁義胥失矣
垂隴　滅潞
覩伯國之討罪而覆狄者之非義見矣　倒傳不義一意勿分
伐鄭伐楚次召陵　伐晉垂隴　或出伐楚次入陳同
兵有合于仁義而貪暴者愧矣　以滅潞起微

滅潞　欒書救
經以仁義律用兵有譏夫胥失者有予夫無得者
楚丘　刑丘　易遂伐楚餘丘同
經重君命侵上與委下皆非也
螽
經紀物變慎所感也
無妻
經紀大夫專會而傷其始之不正焉　此傳重正始與無妻渾說漸移稍異傳
首兩正字皆是欲自天子出非正一層又正一層也與傳末正字無異但自
篡弑等後言耳大都不必加貶只虛論道理為是〇夫天子有時會之與行
人發禁宗伯秩壇即五等邦君無敢干焉豈謂三揖大夫一旦儼然交好此
豈朝夕故哉良由天子不攬政柄而令諸侯竊之則大夫安得無覬覦之心

列辟不式王度而與大夫共之則陪貳安得守靖共之節迨至今日之交會
事勢漸成無足怪矣必也禮樂出乾元之握威福振共主之靈舉大權而還
周室世乃長治哉

會防　會穀　無婁　加三軍鞅帰陽生六只見專魯分晉莒斉之弊

統觀會禮之漸移而知辨之當早矣　重两正之発揮見一失会防再失會穀倒重無婁為是不必一頭両脚

會穀　無婁

而觀禮之下移而見始之當正矣　總叙中畧分二段重兩無以正之発但不可作私会一段在頭似出会防此矣

初税畝

經譏望國變制取民重務本也　税畝非是既取公田又併税私田只因民瀆
公田而急其私故以公田盡付民卅税畝而税其十一耳重務本為主所以
廢助法而税畝一段正是不務本而變法之由未帯啓弊意〇夫先王制為
助法民與國胥賴焉顧惟務本之君乃能省于用而饒于費無事変更為也

柰何宣也費出無度而竟壞惟正之供耗用既煩而遂變古先之制互[illegible]
端一啓而丘甲田賦則何禁焉故書初云云

税畝　丘甲　田賦

觀望國變法以啓弊而知務本亟矣　同单下二比只見啓弊

丘甲　田賦　舊説或出税畝田賦不知此係田賦傳題或出税畝丘甲不知此係圖棘傳題須办之

而觀困民之弊見始變法之咎矣　重宣公啓弊勿與成襄

税畝　大鹵

經重守法于兵賦之變皆譏焉　助法車戦皆先王為民至意上啓丘甲田賦下啓武士戍卒

税畝　盧吴歸

聖人公天下而致意于井田封建之法焉

蝝生

經志内災示王事也

饑

經紀歲歉示敦本也

滅甲氏留吁

伯國殄夷類經徵詞以示貶焉 仁心王事一串看重殄滅無遺上發揮○夫曲梁告捷國巳丘墟二邑僅存少延宗社狄於晉何仇必窮遺類而盡剪之耶上卿授鉞繼林父以興師太廟受俘踵趙同而奏凱必使遺種無餘殘邑盡殄甚非仁人之心而悖王事遠矣又奚取周室之獻黻冕之榮哉

滅潞 甲氏留吁

伯國覆夷而殄其類過于忍者也 主一直作同串 舊主對非是

宣榭火

經紀王室之災昭不振之戒也

季子歸 敗箕

內外之官人皆知所重者也 爵有德祿有功必于太廟云云

姬歸

經紀內女之出正人倫之正也

有年

經因祥志異其所感非也

蔑如京 會邑伐陳

望國之尊王事伯皆過于薄者也

同盟斷道

諸侯協釋忿之信罪可知矣 湏自同欲上寫出逞忿之罪但逞忿原出列卿

此盟見諸侯為列卿所取必○弦斷道之盟釋雎房之忿也夫涉河之誓方發於諸卿而卷楚之謀遂協于列辟大若晉衛非待訴而應也矢志同仇不與齊為難不巳矣小若曹邾非待率而從也戮力聽命雖大逞于齊未忘矣

豈番王義擧乃同欲若是哉故書同
盟曹南　如莒涖盟
兩觀不得已之盟非同欲可知矣
年聘　語盟　友如陳　遂如晉
經暨書貴戚即内外之與政者可知也
行父如　遂如　蔑如　歸父如
歷觀世卿之交鄰而知不與者非世矣
蔡季　鱄奔
春秋兩嘉貴戚而弟道與賢德昭矣
晉衛伐齊　王稱字稱弟句搭出
春秋紀兵特示昧禮逞忿之鑒焉　二邊總因咲客彼以一咲啓釁此以一咲
興戎二者皆可鑒世子伐而責列卿正見取必於君意〇夫在齊也登壹之

咲一聞使奉命而来者竟不悦而去即胥闘之互語識者已憂其生患矣今
日之伐宜其至哉在列卿也涉河之誓一發使懷忿于已者遂取必于君卽
斷道之既盟識者已慮其蓋乱矣今日之伐其讎墟焉
斷道　伐晉　戰鞌
經詳列卿之逞忿主客之罪均矣
戕鄫
卽小國被患見臣子不忠之甚矣
椒聘　易会孟伐鄭同　公在楚
經于外夷僭王筆削始終以示義焉　稱子正名削葬避號
滕朝　杞朝　椒聘　札聘　執徐子
春秋屢黜諸侯之爵定名實也　分三段明大法謹大防正大分
歸父如晉

經于望國脩禮議其謀國之失焉　背與國謀大家混講為是○父之如晉外協強鄰之援內除君側之惡甚忠心也第事晉勢必背齊而三桓又非事晉所能去者奈何魯也以一介行李之使去數世疢瘍之疾雖世好如齊亦向利而遂背之謀亦左矣豈以山河世伯誠足為吾國重輕獨不念齊之厚交非所當棄乎況無引君之責乃欲藉此以除大奸蔑以濟矣抑以斷道宗盟誠足為吾君倚庇獨不思齊之舊懽非所當絕乎矧無格心之術乃欲緣是以去權豪必無幸矣卒之東門削迹北鄙馳師非父之淺謀所致哉

公即位　如齊　歸父如　斷道　伐齊　如晉

望國之邦交一徇乎利而已　順題講下向背俱指齊言不必以齊晉對

歸父如晉　至笙奔　伐北鄙

觀望國之失謀而兩貽其悔焉

歸父還至笙奔

經裘使臣之善深罪夫逐使者焉　以歸父之善講起重成公君臣死居忘父上斷罪二書法總收○歸父之自晉而還也東門之逐雖亟西階之禮不懲資哉父也倘所稱志仁者非耶頣父所以削迹而不獲保者則成公居臣之罪耳以袒括哭踊之秋而使啣命奉使之臣奔逃之恐後焉死君忘父何忍心至此哉故書歸父　云云

歸父奔　士匃聘　下比主晉悼

观內外之逐臣二君之得失見矣

歸父奔　速伐邾

兩觀待父臣者孝道之得失見矣

士匃聘　速伐邾

父臣有改與不改者其孝一也　上羊夷五輩是當于國之紀者也是當納父于邪者也悼公之遽改誠有大不可者在耳　下誣父豐點輩是為父之車右者也是為父之御騶者也孟莊之不改誠有大不忍者在耳